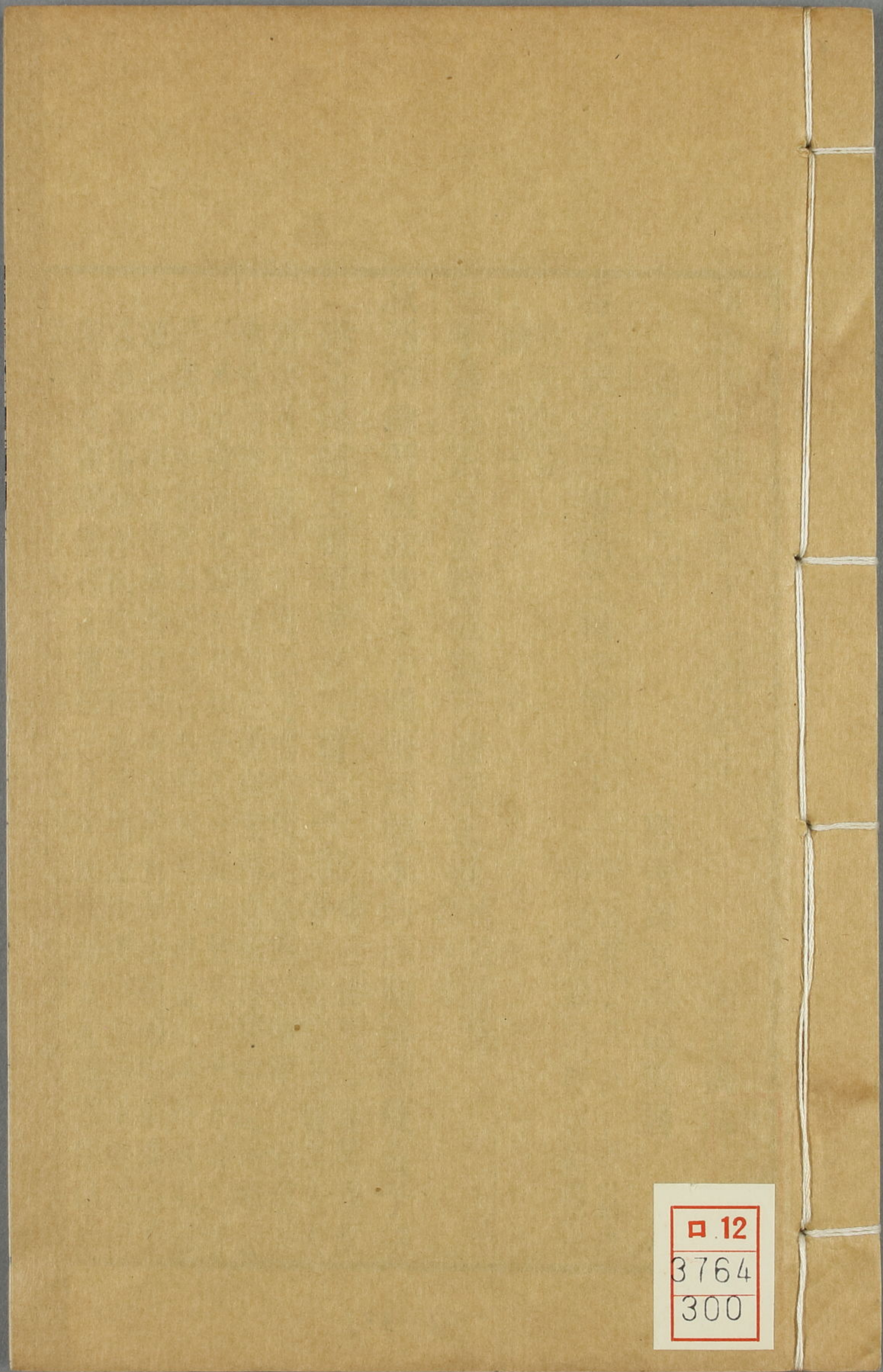




□ 12
3764
300



212
3764
300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十一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二十一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昭公經傳第九補注第二十一

昭公襄公子公子稠也母齊歸敬歸之娣也以景王

四年即位
時年二十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

補曰疏見
閔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郭

補曰杜預曰傳稱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

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文烝案晉先楚者史之舊與宋同也招是陳侯之弟稱公子者出會與諸國大夫列序不可獨出弟文崔子方得之且因與八年稱弟合以見義如彼傳所云也盟折曰蔡叔此曰陳公子招文各異者後有季則前有叔後稱弟則前稱公子各有所當疑亦因史之舊也郭即左氏號字古通用杜預曰鄭地本東虢國也左傳曰三月甲辰盟經不書盟者傳稱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杜預曰不歃血故不書盟也○撰異曰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二十一

木下中七代

1991.4
寄贈

91-333

弱公羊作酌徐彥曰亦有作國弱者齊惡公羊作石

惡陸淳曰誤也罕公羊作軒郭左氏作號公羊作鄆

三月取鄆鄆本魯邑言取者叛戾不服補曰此當依左傳為莒邑

鄆未能得之至是始取之公羊曰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

之何不聽也不聽之文與圍棘同皆謂其叛此范所本但公

羊於下疆田云與莒為竟則亦謂其本內邑而叛屬莒耳

與左氏不異也不書伐莒者李廉曰書伐莒是以討賊子魯

也文丞案月者交爭已久幸而得取故危錄之取為易辭月

為危錄此自無相妨○撰異曰三月各本誤作二月今依唐

石經改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

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陳侯之弟稱歸

可知故重發義明與陳光同文丞案傳或又

以秦有狄文嫌與諸夏異故重發以明同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大原地補曰即定十三年之晉陽為

唐叔始封地舊說皆如此據左傳鄭

子產稱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洺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

封諸汾川明晉陽亦名大原故秦莊襄王置為大原郡即今

山西大原府是也而宋翔鳳作小爾雅注據小爾雅高平謂

之大原及春秋說題辭云高平曰大原原端也平而有度書

大傳釋東原底平云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以為凡高平之

地皆得蒙大原之稱不必專在晉陽其論春秋大原及書禹

貢既修大原詩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國語宣王料民于

大原以為此諸文皆非秦漢大原郡皆當是漢志之高平者取

高平縣等處為今甘肅平涼府固原等州漢縣稱高平者取

晉陽顧炎武已言之春秋及禹貢之大原亦非晉陽乃宋氏

新說宋以漢志說文並稱安定有鹵縣可證大原為大鹵之

說而左傳稱敗無終及羣狄無終為今直隸遵化州玉田縣

由玉田至平涼就戰視晉陽尤遠是則可疑若禹貢大原之

文上承梁岐梁岐大原皆雍州地明壺口以西之功既畢乃

從壺口東治岳陽宋說蓋是也此不如箕交剛言晉人者蓋

以羣狄勢盛進而詳之從正例也然則此事宜蒙上月亦不

與箕交剛同○撰異曰原左氏作鹵蓋傳聞夷狄曰大鹵之

說因誤原為鹵也左傳亦曰原徐彥公傳曰中國曰大原夷

安定鹵縣之鹵曰東方謂之虜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襄五年西方謂之鹵此原與鹵之義也補曰此通說經例中國對主人言則專指魯也重釋例者前是吳今是狄嫌異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補曰時者例也

莒展出奔吳

補曰疏曰展篡踰年不稱爵者徐邈云不為內外所與也成君故但書名文烝案疏以展為篡依左傳也實未必然○撰異曰左氏作莒展與亦或無與字左傳曰莒展之不立

叔弓帥師疆郕田疆之為言猶竟也

為之竟界補曰亦義相近也古讀竟亦如疆毛詩傳

曰疆竟也是以竟為本訓公羊曰疆運田者何與甚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劉敞曰疆之者何溝封也之也

葬邾悼公

補曰邾至此始書葬者魯始會葬也或前是史略小國以為常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

補曰楚郝敖也卷實弒見下四年書卒者史從赴書卒不可改也孔廣森以為春秋為內諱也楚夷狄之國公子圍親弒君之賊而昭公屈節往朝內恥之大者故略其實沒其文文烝案先

儒劉葉胡陳張等各有說孔氏改之較為近理而亦失之鑿深其文辭者固春秋也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者亦春秋也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朝夷春秋即為恥違計楚君何人哉○撰異曰卷左氏作麋徐彥公羊疏曰左氏作麋字二小傳本亦有作麋字者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乃者公乎人之辭刺公弱劣受制疆臣補曰注以君弱臣強解公乎人非也訓見僖

三十一年言至河不與所至也名者亦所恥如晉故著有疾以大公別於至黃乃復至穀乃還等文也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於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于已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平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然則十三年二十一年如晉與此義同二十三年經曰至河有疾乃復是微有疾而反嫌與

上四如晉同故明之補曰恥如晉者恥如晉不得入也所以
 不得入則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此下傳及十二年傳之文
 明二十一年亦同唯十三年季孫執於晉或小異也范注言
 殺恥殺恥乃二十三年之義此及後三文但有恥義無殺義
 也恥者經恥之著者經著之范言公託有疾又非也言乃復
 所以得為著有疾者乃者在天不在人之辭故公子遂如齊
 有疾而反書至黃乃復若非有疾也此傳及下十二年傳與左
 氏皆不合遂同文是足著其有疾也公親弔少姜十二年辭公
 為莒想取郕將治魯十三年辭公為公親弔少姜十二年辭公
 一年辭公為將伐鮮虞辭公之說蓋實有之所謂之事或未
 可據又五年公如晉左傳以為莒愬受年夷晉欲止公十五
 年公如晉十六年公至左傳云晉人止公統觀左氏諸文亦
 足見晉之有憾其始終無季氏訴公事則由魯國雜史書為
 季氏掩罪耳大氏左傳記季氏事多不以實也公羊曰不敢
 進也何休曰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孔廣森引穀梁下傳為
 說

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
 也明晉之不見公
 季孫宿之所為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補曰自此滕皆有名者諸君皆
 不正或後舍狄道正者亦以名

通○撰異曰原公羊作泉陸渙所見唐石經磨改及板本皆
 同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原字案說文泉水原也原水泉本也

泉本作泉象形字原从
 泉出厂古牆从三泉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補曰滕至此始書葬蓋亦所謂少進杜預曰卿
 其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

報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補曰稱名
 蓋有罪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補曰疏曰前
 高止出奔欲

明從史文今北燕伯出奔嫌自名之故重曰從史文舉此二
 者以明例故於後不釋文烝案前事自齊言之此事自燕言

之燕自稱其國亦直稱燕
不稱北燕故復明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

雪或為雹補曰以大志非是不時無取於月此月知以月為例也僖十年冬無

月當是歷月矣大雨雪皆不月知亦非例○撰異曰雪左氏作雹與穀梁或本同今本公羊作雪自音義唐石經以下皆同徐彥公羊疏曰案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據徐說則公羊作雹陸德明所見已誤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

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靈王始合諸侯也補曰此本杜預申楚地本申國孔穎達曰釋例班序

譜稱齊桓既沒宋楚爭盟起僖十八年盡二十七年陳與蔡凡三會在蔡上楚合諸侯蔡與陳凡六會其五在陳上莊十六年注云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進之遂班在衛上然則陳實小於蔡衛桓公進陳班耳楚以大小為序不進陳班故蔡多在陳上文烝案淮夷不殊其類會又下伐吳不言及異於殺者何休以為楚子主會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執有罪補曰疏曰僖二十一年零之會執宋公不言楚此言楚人執徐子者彼不與夷狄

執中國此時楚疆徐又夷也不言歸者蓋在會而執尋亦釋之故不言所歸也○撰異曰楚人板本公羊或作楚子誤唐石經鄂本十行本亦作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君頓之

悉力以伐疆敵內外之害重故謹而月之定四年侵楚亦月此其例也補曰疏曰舊解凡日月之例多施於內不加於外而云謹而月之者以四夷之盛吳楚最甚從此以後中國微弱禍害既重書亦宜詳故注并引定四年三月侵楚為證猶莊六年子突王書之師挫於諸侯僖十五年齊桓霸者之兵屈於伐厲故亦書月是其義也徐邈云伐不月而書月者為滅厲書理亦通也內外之害者內謂吳外謂眾國文烝案杜預曰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張大亨曰諸侯畏楚之強守宋之盟而從楚然猶不能致魯衛曹邾至伐吳則諸侯皆去所從惟楚之屬耳人心向背可知

執齊慶封殺之

補曰依常例當如上

此入而殺其不言入

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

言時殺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補曰左傳以為朱方公羊以為防慶封

自魯奔吳不書者何休曰已絕於齊在魯不復為大夫賤故不復錄之文烝謂史所本無其不言伐鍾離

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

據已絕于齊補曰吳封之當言吳慶封

為齊討也

補曰楚本為齊討故繫之齊明其實有弑君之罪

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

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

謂與崔杼共弑莊公光

慶封曰子一

息我亦且一言

補曰息休止也

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

之為君者乎

補曰楚靈蓋已改名虔此舉其本名也疏曰元

史告不以實故春秋從而書之傳因慶封之託以疾卒楚無良篡弑之罪亦足以見也洪咨夔論左傳曰學者固當信經舍傳而竟以傳為誣亦未敢斷穀梁楚圍弑君與左傳同則其事自在人耳目蓋楚諱其事以疾卒赴魯史無從而改春秋無從而革也文彙案此等皆穀梁密於公羊之軍人粲然皆笑粲然盛笑貌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傳例曰稱人以殺大夫為殺有罪今穀慶封經不稱人故曰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補曰依宣十一年例既當出楚人又當直言殺齊慶封也葉西以為慶封破執後楚始有殺之意若不書執但曰殺齊慶封則語勢直急

似真為討慶封伐吳矣

不與楚討也

補曰不足服人故不與討

春秋之義用貴治賤

月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補曰貴且賢則人服矣特稱春秋之義所以是非二百四十二

年之中者也賈誼上疏曰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此貴賤之說也論語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又言上知下愚又上下之閒有次有又次漢書人表以聖人仁人智人愚人分九等此賢不肖之說也說文曰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方言肖法也廣雅肖類也貴治賤以位賢治不肖以德以亂治亂則以暴易暴之謂猶孟子言以燕伐燕也夫以燕伐燕而猶可以行仁政此不得已之辭耳豈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補曰懷所以為治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遂滅厲

○撰異曰厲左氏作賴徐彥公羊疏曰有作賴字者孔廣森曰古字厲賴通論語厲已鄭讀為賴漢武紀祖厲

是書經解賣扁

穀梁補注二十一

六

河李斐曰音嗟賴左氏僖十五年作厲此作賴又桓十三年傳有賴人皆寫者異耳杜預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水經注曰亦云遂繼事也補曰重發傳者楚莊得鄭而已今靈王兼賴鄉義例故

九月取繒補曰疏曰襄六年莒人滅繒以繒立莒公子為後故者徐邈云諱故以易言之文烝案徐本公羊得之或諱言入則是變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補曰舍去也何休曰月者善錄之案貴此與三軍並是謹月而意異

復正也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大國故二軍左氏哀十一年傳季氏稱左師孟氏稱右師是知罷中軍為左右二軍也對作為文故亦不言初皆省文也此事亦著為令孔廣森說公羊曰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春秋書之壹若國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也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者也文烝案穀梁兩傳全同明皆不須細論其事孔氏得之抑

凡魯國禮樂刑法政俗之變春秋書之直其文而仍婉也諱其義而不盡也蓋多有因史法之舊者明堂位曰魯王禮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言史法則然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

以其方向內也疏曰注足傳意即接我之謂以與來奔重及發傳者疏曰庶其以邑來而不言及此言及故各發傳也防茲以大及小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內城莒無大夫其曰

牟夷何也以地來也補曰杜預以下各本衍其字今依唐石經刪正以地來則何以書

也重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祿其人補曰重地者兼重兩譏之也疏曰此傳獨言重地者舉其中以利而後入其利邪庶其黑肱不言重地所以顧界我快之文莒牟夷獨言重地又以包邪庶其黑肱之文此等皆穀梁簡於左氏公羊之處蕭穎士欲為編年之書於穀梁師其簡而不知者乃謂其

大體寂寥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補曰月者蓋滿一時也如晉未知何月若是二月末則未滿當為下敗師日故月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

賁泉魯地○撰異曰賁左氏作蚡公羊作潰徐彥曰左氏作蚡

字穀梁作

狄人謂賁泉失台

補曰狄即莒也段玉裁曰據楊疏字則失台當本作矢胎謂賁

為矢者即今俗語謂糞為矢也

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補曰重釋例者前是狄今是莒嫌異也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補曰徐得稱人者楚主兵

從其類而人之越與徐略同故亦稱人楚也徐也越也皆夷且僭也楚子為主則彼皆小國不論其夷與僭若論其夷與僭而不稱人則當殊之殊為外文外徐越則內楚之文而可乎上會淮夷不殊不稱人者淮夷又非徐越比矣不稱於越人者自越言之曰於越自楚言之曰越皆所謂名從主人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補曰疏曰不日者蓋非正

葬秦景公

補曰秦至此始書葬亦所謂少進歟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薳頗左氏穀梁作薳罷字

冬叔弓如楚

○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亦有一本云叔弓如齊者誤

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平者成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暨猶暨暨言暨嫌有異也

也補曰公羊同公羊爾雅又曰及暨與也以疊字釋單字毛詩傳多有此例疊字者物之貌孔穎達詩正義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暨者不得已也補曰申上句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公羊亦同爾

雅又曰暨補曰又申上以外及內不可立文以外及內曰暨故變文言暨陸淳聞於師者得之
不及也黃仲炎引書文義暨和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以為暨
猶及也豈足論春秋之文乎傳三語發經通例此是齊求魯
而及魯左傳以為齊求燕誤矣傳例平稱眾暨某平及某平
云者猶言魯人暨某人平魯人及某人平也文不得稱魯人
故外亦不稱人趙鵬飛得之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婁如齊莅盟

補曰婁豹之子叔孫昭子○撰異曰婁公羊作舍後同

莅位也內之前

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公如楚恐婁非是

君命故發之明婁亦受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鄉曰衛齊惡

在元年補曰鄉亦作彘八年同今日衛侯

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

補曰疑臣當辟君名

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

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不奪人名謂親之所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

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命于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補曰劉敞曰穀梁蓋言臣之子不改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以言衛齊惡蓋王父名之爾說者不曉乃謂唯王父名子王父卒則稱王父命名之是則不可文烝案此特發傳者蓋夫子嘗論其義相承說之鄭君曲禮注曰春秋不非也唐石經初刻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名者不奪人親之所名也較今本多六字嚴可均曰尋范意當從初刻為是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補曰危之者何休曰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

廢上鮮不為亂故危錄之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鄉曰陳公子招

在元年今日

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

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

之子今君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補曰重發例

之母弟此重世子故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

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明會王世子特尊之文此明殺諸侯世

世子得志之義也疏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不繫楚此

國也文烝案言陳世子不言其者非君殺不得為緩辭諸

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補曰重發傳者

世子事不同也弟兄各本誤作兄弟今親而殺之惡也補曰

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乙正親而殺之惡也補曰

亦可通然文義不順當是申上惡招也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補曰案左傳陳哀公元妃生世子偃師

過般偃師而立留哀公縊杜預曰憂患自般也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干姓徵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

補曰所謂以眾辭與之稱行人怨接於上也補曰疏曰重發

甚恐其無罪故發傳以同之陳公子留出奔鄭補曰案左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

日陳留者杜預蘇轍張大亨曰未成爲君葉夢得曰不與其

得成君高閔曰曰世子曰公子別嫡庶也李光地曰目世子

殺於上則著公子奔於下也高樹然曰三公子經書各異招

又知留之奔懼楚非懼招招之殺世子立留非自立矣

秋蒐于紅紅魯地補曰疏曰蒐狩書時其例有八狩有三狩即

也狩言公此不云公者狩則主爲游戲故言公蒐是國家常

禮故例不言公也文烝案楊疏元文并王守河陽亦入狩皆

誤同左氏公羊說非也今刪去四時之田秋曰蒐冬曰狩皆

因田獵習武事而狩以田爲主非公亦得言狩故須言公蒐

與大蒐之志於史者以習兵爲主國之常禮不嫌其非公故

不須言公也大閔不言公亦與蒐同○撰異曰蒐公羊或作

廋正也正補曰疏曰范例云凡蒐狩書者皆譏也蒐紅正而

皇清經解續編穀梁補注二十一

十

書者明比年大蒐失禮故因以此正見不正是范意以秋蒐
得禮欲見以正刺不正故書之范例又云器械有常故不云
大言大者則器械過常文烝烝蒐與狩同而器械有常故不云
狩者蓋每歲行之下傳云云是也其異於狩者蓋當略如何
休說以為比年蒐五年大蒐也言大者下十一年注謂人眾
器械有踰常禮是也此以正見不正者謂以此秋時之正明
後失秋時之為不正非謂言大不正也但正文至此始見而
後又不見正文者竊意魯自舍中軍後季氏專國兵事益重
史始志蒐志大蒐君子因存其最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始之正者而於後唯譏不正也
大者也 補曰書大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
下言舊典公羊桓六年傳曰大閱者何簡車也此年傳曰蒐
者何簡徒也下十一年傳曰大蒐者何簡車也此年傳曰蒐
休所謂比年簡徒謂之蒐也簡車者何簡車徒也此年傳曰蒐
閱也簡車徒者所謂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也今本公羊
桓六年及此年傳各衍一字王引之考正之如此也公羊三
處又皆曰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然則公羊之意以為經書蒐
與大蒐非蒐狩之蒐歟今案傳於大閱曰平而脩戎事非正
也謂大閱之禮當因四時田獵行之明蒐與大蒐之禮必於
秋蒐行之矣彼傳以平而脩戎事為非正此傳曰因蒐狩以
習用武事禮之大者其意正互相發但彼則解為閱兵車此

下云云則專論其與狩同者而簡徒大簡車徒之義有所未
備耳何氏比年三年五年之說雖無明證而大概近是左傳
說此以為大蒐且云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明是大簡
車徒而非簡徒疑是他年事誤在此矣呂祖謙謂春秋時之
蒐有二有因時而蒐有因事而蒐因事者亦當因時艾蘭以為防
蒐于被廬之類文烝以為因事者亦當因時艾蘭以為防
蘭香草也防為田之置旃以為轅門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
大限補曰艾即刈字旃旃為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
旃說見詩正義謂之轅門者陳與曰立旃竿為門如設轅在
兩旁非謂更以葛覆質以為繫補曰疏曰褐毛布徐邈亦云
以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為繫補曰疏曰褐毛布徐邈亦云
恐傷馬足故以毛布覆之文烝案臬即闌字也陳與曰質者
侯中的即正也正方二尺四邊以木為榦是謂之樞質今以
樞質為門中闌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各去門邊容握四頭
則闌高二尺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各去門邊容握四頭
寸也擊挂也挂則不得入門補曰疏曰徐邈云流至也門之
廣狹足令車通至車兩軸去門之旁邊四寸或以流為旒陳
與曰流行也謂車輪行也旁門旁也車行至門兩輪之軹去
門旁四寸音義及詩音義引劉兆注曰轡絰也與范同音義
又曰本車軌塵循前車之塵不得旁出也賈子曰緣法循理
或作擊車軌塵循前車之塵不得旁出也賈子曰緣法循理

謂之軌史記天官書言軌道謂循道也馬候蹄發足相應遲
文烝案曲禮明言塵不出軌王說非也馬候蹄疾相投補曰
疏曰舊解四蹄皆發後足躡前足而相伺候齊召南以爲四
馬步驟如一卽詩所謂我馬既同毛傳言田獵齊足是也
揜禽旅大小一羣盡取之今雖掩衆禽在田則簡其麋卵之
流而放之射訖則釋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
其面傷之徒不獻補曰姚鼐曰不失其馳者五馭之逐禽左也古者取禽必引
補曰姚鼐曰不失其馳者五馭之逐禽左也古者取禽必引
車右旋逐其後自左射若御者詭遇則所獲禽必面傷踐毛
謂之不能中烝案姚說是也詩秦風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鄭君以爲從禽之左射之賈公彥周禮保氏疏曰逐禽左者
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
故毛傳云自左腰而射之達於右隅爲上殺是也又詩小雅
日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王引之曰如破爲上殺是也又詩小雅
也舍矢而破言中之速正與舍拔則獲同意過防弗還不從
奔之道也戰不逐面傷不獻嫌誅不成禽不獻惡虐禽雖多
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其乾
射宮澤宮補曰鄭君詩箋曰三十者每禽三十也射義曰天
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

於射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
宮補曰疏曰舊解以爲射宮之內還射死禽中則取之是以知
故以重傷爲難論語稱射不主皮則射皮不射禽也是以知
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子經曰勇志之所以敢也力形之
所以奮也案此對文爲訓也毛詩傳曰田者大艾草以爲防
或舍其中謁纒旃以爲門裘纒質以爲櫛間容握驅而入鞞
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發而射焉天子發然後
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然後大夫士發然後
緩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又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腰而射之
達于右隅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髀爲下殺
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
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
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補曰案左傳招歸罪於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楚放

殺他國之人故招與並繫國疏論與亦然孔穎達曰不言殺陳大夫者殺他國之臣例不書爵宣十一年殺夏徵舒是其類○撰異曰與公羊作瑗惡楚子也惡其滅人之國放有罪徐彥曰左傳穀梁作與實是楚子而言師補曰疏曰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知滅陳亦是楚子但為惡之故貶稱師也不貶稱人而言師者以楚恃疆滅國著其用大眾劉敞曰此楚子也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執人之賊殺人之臣稱爵則疑於伯稱人則疑於討滅重矣故壹見之於師也

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之也

滅國不葬閔楚夷狄以無道滅之故書葬以存陳補曰此注不了不

與楚滅與閔之二者皆釋書葬義既以存陳補曰此注不了不葬之例又閔哀公身死國亡徒為楚所葬故志葬也此葬是楚子葬之義無可疑公羊及左氏賈服說皆以為楚葬哀公杜預曰魯往會故書非也史本以楚葬書上滅陳本稱楚子執放殺葬皆承楚子文君子改言楚師執放殺葬皆承楚師文也此與齊侯葬紀伯姬有異彼上文改史沒齊侯滅紀之文并不言齊師齊人故於葬言齊侯黎錞齊履謙等已論之矣閔之各本誤作閔公今依唐石經余本劉敞權衡孫覺經解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改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以自遷為文而地者許復見也夷許地徐邈曰許十

八年又遷于白羽許比遷徙所都無常居處淺薄如

一邑之移故略而不月不得

夏四月陳火

補曰劉敞以為是時楚子在陳彼告而我弔故書劉以諸書外災皆為弔○撰異曰火左氏作災徐

彥公羊疏曰左氏作國曰災補曰謂內

災字穀梁與此同國曰災補曰謂內邑曰火補曰謂此陳

也別事火不志此何以志補曰不志者經閔陳而存之也陳

大小耳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不可以方全國故不云災何休

日月者閔之補曰范引上不與楚滅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說

其實未當閔陳者閔陳之亡與上閔之同而所從言之則異

閔哀公故書葬閔陳而欲存之故書火書葬者變滅國不葬

之例兼有不與楚滅之意書火者變邑火不志之例專是閔

陳而存之也閔陳與閔紀同義存陳與存遂同文不去月者

亦是閔而存之又與紀伯姬叔姬日葬相似公羊曰存陳亦

與傳同何休解為天意欲存之劉敞曰此自聖人欲存之故

錄爾安

知天意

秋仲孫矍如齊

補曰矍孟僖子也左傳曰如齊殷聘郝懿行曰七年叔孫蒞盟蓋以聘往至是開一年合於殷之制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撰異曰齊公羊作晉王葆曰誤張洽亦曰非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補曰意如宿之孫季平子也意如父悼子

名紇左傳曰平子伐莒取郕陳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為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為意如貳也文烝案月者為下卒日○撰異曰意公羊作隱後同案少儀注隱意也聲轉字通史記蘇意漢紀作蘇隱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婁如晉

月者為葬晉平公起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冬甯所未詳補曰昭之世不得為遠此自與夏五傳疑異以壬申失

其所繫之義推之蓋必有說矣何休曰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孔廣森曰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謂書夫人至自吳不書姬氏是不脩春秋文如是君子脩而削之矣蓋事在是冬十月或十一月不存其事故亦不存其月若移冬於十有二月之上則諱意不顯故去冬也此公羊師說相承必有所受○撰異曰成公羊作戊案何休元年下注戊惡皆與君同名音義曰讀左傳者音城何云向戊與君同名則宜音恤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補曰月者為葬○撰異曰二月公羊作正月

葬宋平公

晉獻公以殺世子申生故不書葬宋平公殺世子座而書葬何平何休曰座有罪故也座之罪甯所未聞鄭莊公殺弟而書葬以段不弟也何氏將以理例推之然則段不弟也故不書弟座若不子亦不應書世子書世子則座之罪非不子明矣補曰疏曰申生賢孝遇讒而死故黜獻公之葬座雖無不子之文微有小罪故不黜平公之葬若然范云未聞者不直取何休之說故也何氏直謂座有罪如鄭段之比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補曰說文曰羨相誑評也从公羨誘或从

言秀左傳曰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又曰誘祭仲而執之何依曰使不自知而死故加誘○撰異曰虔本或作乾陸淳所見何為名之也據諸侯不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蔡侯般弑父之所不容王誅之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若謂夷狄之君不得行禮于中國者理既不通事又不然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入傳曰明楚之討有罪也似若上下違反不兩立之說嘗試論之曰夫罰不及嗣先王之令與懷惡而討丈夫之醜行楚虔滅人之國殺人之子伐不以罪亦已明矣莊王之討徵舒則異於是矣凡罰當其理雖夷必申苟違斯道雖華必抑故莊王得為伯討齊侯不得滅紀趙盾救陳則稱師以大之靈王誘蔡則書名以惡之所以情理俱暢善惡兩顯豈直惡夷狄之君討中國之亂哉夫楚靈王之殺蔡般亦猶晉惠之戮里克雖伐弑逆之國誅有罪之人不獲討賊之美而有累謹之名者良有以也補曰疏曰兩立之說謂兩理皆立之說又解謂兩事立說或以為不字下讀云不兩立之說謂事不得兩立恐非也伐弑逆之國謂蔡誅有罪之人謂里克累謂晉惠彼傳罪累上是也謹謂楚靈此傳謹之是也文烝案楚靈內懷利心而外託討賊已於誘字見義不待煩言也至於謹名以為特文又謹時

謹月謹日謹地以盈其文則全以夷狄之誘殺中國起義不專以誘殺起義若中國誘殺中國無為謹之又謹如是也中國誘殺夷狄更可知也夷狄誘殺夷狄則戎蠻子尤有明文也傳之釋經平淡精審注竟欲亂華夷之別謬矣莊王入陳傳亦曰不使夷狄為中國注不知引彼傳以明同反引殺徵舒傳以明異何邪誘殺雖託討名其實既謂之誘不得復謂之討公羊言誘討而傳不言討與殺徵舒殺慶封傳不同此傳義所以為密也殺慶封傳言不與楚討謂其以賊討賊此處在所不論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撰異曰棄左氏或作弃後同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補曰襄公妾敬歸之姊也孔廣森曰左傳會于沙隨之歲襄

公始生公羊於成十六年傳猶言公幼襄之娶定在即位以後而襄夫人經絕不見者似本未有正嫡云文烝案此即孔穎達之意

大蒐于比蒲夏而言蒐蓋用秋蒐之禮八年秋蒐于紅傳曰正也此月大蒐人眾器械有踰常禮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守國之衛安不忘危補曰比蒲魯地疏曰注引傳者引正以譏不正文烝案據左傳晉叔向之言則喪蒐

入非禮經意亦足兼見范何以決其不譏乎齊履謙曰穀梁於毀泉臺曰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左氏于太蒐比蒲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惑二傳相發明汪克寬曰君有喪既葬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有喪既葬卒哭弁經帶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喪未葬而不廢講武常事乎

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祫祥祫祥地也補曰當云地闕不日者或與虛打同歟何休曰蓋諱喪盟○撰

異曰祫祥公羊作侵羊徐彥曰穀梁傳作侵祥字服氏注引者直作詳字無侵字皆是所見異也段玉裁曰據音義穀同左作祫祥而徐彥引穀上字作侵服引穀但有詳一字可見古本不同至多音義不能盡載也文烝案杜預釋例祫祥祫二名意左氏經爲祫祥傳爲祫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慙厥慙地也補曰亦當云地闕○撰異曰弱公羊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齊

國弱字也屈銀左氏穀梁作厥慙字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論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傷十九年

子用之傳曰用之者叩其鼻以衄社惡之故謹而日之補曰注引衄社之文非也左傳曰用隱大子于岡山杜預曰殺以祭山公羊曰用之防又申之曰蓋以築防何休曰持其足以頭築防皆不以爲祭社疏曰滅中國當日用人亦當日皆傳例也注嫌用之不得蒙日故特言之○撰異曰此子也在喪友左氏公羊作有案荀子曰友者所以相有也

稱其曰世子何也補曰見以又見不與楚般也一事注平志

所以惡楚子也一事輒注而志之也何休曰即不與楚般當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思啟封疆而貪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殺友惡其淫放其志般一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終補曰三句相屬爲義下二句倒文猶曰所以惡楚子一事注平志也一事猶一役也楚有事於蔡由誘殺而圍而滅非再舉也注屬也范云注而志之即鄭云淫放其志是也疏曰經稱棄疾圍蔡鄭知是楚子者以棄疾若貶當云楚人不當稱師又傳云惡楚子明非棄疾矣然則惡楚子變文云世子者以楚四年之中滅兩國殺二君自謂得志若遂其凶暴是表中國之衰申夷狄之疆故抑之使若不得其君也世子父沒仍得稱世子母弟兄

死不得稱弟者世子繼體之名父雖沒若意有所見則亦得稱之弟者對兄兄沒則寵名棄矣故不得稱弟也文烝案凡言以其君歸者傳云猶愈乎執此以歸連文又加執者稱世子不稱子因以別之兼見因繫之如啖助說也公羊以為未踰年君稱世子者誅君之子不立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與傳異也師協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深惡之也師氏說有合經旨王引之乃以為傳之注當為詳詳字左旁草書與義世子之義不得以詳記為說王氏改字不可從傳注字依音二音為是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所奔齊者高偃侯元孫齊大夫也陽

燕別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補曰此皆本杜預言元孫者據世本也左傳曰敬仲之曾孫燕○異異曰陸渚纂例曰左氏作北燕伯款案今左氏無款字蓋陸誤記傳文也傳又以陽為唐說文陽古文唐从口易疑左氏經本作陽納者內不受也補曰重發傳者此稱帥師嫌不燕伯之不名何也據義不可受則同也納稱帥師義在哀二年傳邵曰公子遂以去公子應名以絕之不以高偃挈燕伯也為挈燕伯以書名為挈

者臣宜書名故須去公子乃為挈君不可名而以臣名君者不待去燕伯則為挈也是以目燕伯而不書名所以不與高偃挈之補曰疏曰楚人圍陳納頓子稱納而不名衛侯入于夷儀亦不名則不名乃是常事而傳怪燕伯不名者衛侯入于夷儀傳曰朔之名惡也則諸侯有惡出入皆名北燕伯亦出入宜名但不以高偃挈之故直出書名而已頓子不名者為楚微者所納故亦不名也鄭伯突入于夷儀不名者以復歸有名故未入國略而不名也鄭伯突亦未入國書名者以後不書復歸故入櫟書名也文烝案疏言為楚微者所納非也當改云以楚人為文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平晉也

補曰疏曰二年傳曰惡季孫宿今此譖君

之季孫氏者欲見其累世同惡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虎

○異異曰虎左氏作熊公羊作然徐彥曰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虎字案今穀梁作虎左

氏經作熊而傳中成虎字四見與今穀梁合徐疏虞字當由
寫者避諱而誤耳段玉裁以為然與熊字之誤度與然聲之
轉楚靈王名虔君臣同名是以作
然為正而熊虎皆誤字失之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補曰公子慙子仲也慙非卿書奔與臧
孫紇同紇曰此不日蓋史略之○撰異
日慙公羊作整張洽曰字之誤也公羊亦或作慙段
玉裁曰左氏音義云慙一讀為整非也慙無整音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

補曰據霸國
非秦鄭比 不正其與

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鮮虞姬姓白狄別種也地居中
山故曰中國夷狄謂楚也何休

日春秋多與夷狄並伐者何以不狄也鄭君釋之曰晉不見
因會以綏諸夏而伐同姓貶之可也狄之大重晉為厥慙之
會實謀救蔡以入國之師而不能救楚終滅蔡今又伐徐晉
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
之焉厥慙之會穀梁無傳鄭君之說似依左氏甯所未詳是
穀梁意非補曰注解鮮虞本杜預杜惟不言姬姓耳疏曰麋

信云與夷狄交伐謂楚伐徐晉伐鮮虞是也范意與麋信同
范云甯所未詳是穀梁意非者疑鄭以厥慙之會謀救蔡者
作穀梁意也若然范答薄氏亦言楚滅陳蔡而晉不能救棄
盟背好交相伐攻者范意以晉不能救陳蔡者不據厥慙之
會故也文烝案范謂如鄭所言則穀梁意非矣以傳指楚伐
徐而鄭乃指楚圍蔡滅蔡疑未可用與答薄氏意自是不同
疏誤會范意而范又誤會鄭意也鄭意亦謂傳指伐徐特連
圍蔡滅蔡言之以盡其義晉合諸侯不能救蔡致為楚滅今
楚又伐徐晉并不能合諸侯乃伐鮮虞春秋不正其交伐故
上書楚子而此則狄晉以明晉不如楚也會厥慙不能救蔡
既據左傳文亦本何氏意觀公羊注可知此條晉不見因會
二句亦是何氏自為說以釋狄晉之義不復取義於伐徐故
鄭駁之以為狄之大重也文烝統觀何鄭麋范諸說鄭最為
近之而亦終有未盡今案襄二十七年盟于朱晉楚弭兵而
三十年傳曰無侵伐八年則明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一事經
所不論以其絕遠也自後楚三伐吳滅厲滅陳圍蔡滅蔡
穀梁二君至此又伐徐背盟用兵暴橫不道者皆楚也晉未
嘗一用兵於此焉始舍楚不問乃伐鮮虞非有特文不
足著義以其與夷狄交伐則亦夷狄而已矣故曰不正其與
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中國兼陳蔡徐鮮虞言之成九
年傳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徐亦其比也鮮虞則地近而同
姓也傳連陳蔡通謂之中國要以晉不能伐楚而反與楚共

伐人大概言之也弭兵則善之用兵則狄之取義之相因也
楚則生名之晉則狄之立文之相稱也經既深微傳亦簡淡
自來遂失其解
實則前後貫通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補曰趙匡曰凡內自圍者皆叛邑

叛也文烝案是年圍費左傳稱南蒯以費叛如齊定十年圍
郕左傳稱侯犯以郕叛而續經哀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叛明
是魯史書叛之文則圍費圍郕必先言叛可知矣二十九年
書鄭潰以昭公居之故變言潰其實亦是叛由家臣可為魯諱
潰事關君身不可不書費郕皆私邑其叛由家臣可為魯諱
又以鄭不言潰無以見其費郕雖不言叛猶存圍文則未
嘗無以見之故鄭潰書費叛郕叛不書至若成三年圍棘定
六年圍郕則疑史本無叛文昭定兩圍成亦皆非叛○焉景
曰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者禮樂征伐
之事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竟南蒯之徒皆以家臣執國
命者也春秋賤而略之故南蒯以費叛不書書圍費陽虎入
于謹陽關以叛不書書盜竊侯犯以郕叛不書書圍郕公山
不狙帥費人以襲魯不
書書墮費所謂微而顯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

乾溪楚地補曰虔靈王也

疏曰左氏以為楚子次于乾溪公羊以為作乾溪之臺范從
左氏也杜預說左氏曰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溪楚人生
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杜是也史從赴書四月書乾溪
不可改也哀六年不以陽生君荼虔立比奔得比君虔者
胡銓以為虔於比為兄居君位已十二年雖使聲罪討之而
代立猶不免為爭國胡安國以為晉人以羈待比固楚之公
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君臣之分猶在二說皆是歸不言
復者被脅立不復大夫位○撰異曰溪左氏公羊作谿
晉晉有奉焉爾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楚比之歸實歸非弑嫌

向曰去晉而不送以為晉無有奉非也左氏賈逵說諸稱自者所自之國
不必送者多人始為奉也左氏賈逵說諸稱自者所自之國
有力正用傳例杜預據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傳例曰
叔向語駁之惠氏所本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為善
自某歸次之然則弑君不得言歸比不弑之一驗也補曰此
下皆論比弑之非弑而以不弑有四總結之此先釋言歸義
也傳例曰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陽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
生歸而弑其君言入是也注未了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
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歸弑其事各異自宜別書之
弑爾比不弑之二驗也補曰疏曰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子
糾殺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彼各異書明知此

亦宜別書之文。案五句釋言歸言弑之義。經之正旨也。其歸也。于楚一事也。其弑也。于乾溪又一事也。經不再出楚公子比四字而連文言之。有似遂事之辭。與圍陳納頓之文同。例明以比之歸。于楚而遙弑。其君于乾溪也。注云比之歸。遇君弑其於遙弑之意。未切如注說。則經宜於弑上加言楚人。故知非也。比歸遙弑。則不弑明矣。故曰比不弑也。時楚諸謀亂者。召比歸楚。脅立為王。靈王身在乾溪。眾叛於內。師潰於外。傍徨無歸。終於縊死。楚人之赴本其始禍。故以比主弑而史因書之。或即以遙弑為文。而君子因之。或本再出楚公子比而君子損其文。未敢定焉。公羊以為比之義。宜乎放死。不立而立。故加弑其說。亦得之傳言。不弑明為王。非比本心。但不若放死。不立之為善耳。放死句見殷敬順列子釋文。又引劉兆注。曰放至也。今本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據文元年公羊作效死。與繁露同。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曰此不日比不弑之三驗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撰異曰。殺公羊作弑。程端學曰。案經亦云。段玉裁曰。譌字也。文。案公羊經傳凡下殺上之字。皆用弑字。而此經弑公子比。則師讀之譌也。二十五年傳。昭公將弑季氏。則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轉寫之譌也。

君殺之也。

稱人以殺。謂若衛人殺祝吁于濮是也。今比實不以殺而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

比之有弑。

稱人以殺。謂若衛人殺祝吁于濮是也。今比實不以殺而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

實有弑君之罪。則人人皆欲殺。宜稱人以殺之。今言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明棄疾所殺。非弑君之人。比之不弑。四驗也。

比之不弑。

稱人以殺。謂若衛人殺祝吁于濮是也。今比實不以殺而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

君虔不應言公子也。若衛祝吁弑其君完。齊無知弑其君諸兄之類是也。補曰。當直稱國而不直稱國。又於四事外見其不弑。傳意并下句。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今棄疾專以明其不嫌也。

言殺公子比。不言弑其君。是比無欲為君之嫌。補曰。疏曰。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雖未踰年。稱君是有言弑其君之理。故范決春秋不以嫌代嫌。亂之以亂治。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比實

君之罪。而主殺之者是棄疾。欲為君之嫌。補曰。疏曰。春秋不為君之嫌。而殺之。是棄疾以比為嫌。棄疾殺比。而自立。亦是嫌也。今棄疾殺公子比。也。但由不以嫌代嫌。故存棄疾之氏耳。傳言棄疾主其事。故嫌也。者。棄疾殺比。理實有嫌。但為不以

嫌代嫌故經無其事傳以棄疾經無嫌文故云
棄疾主其事故嫌也主其事者主殺比之事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地也補曰當云衛地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補曰與卽豫預字○撰異曰陸淳纂例曰甲戌穀梁作庚

戌案今不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補曰疏曰又重發傳者平

事盡於平丘從此以後不復能外故發公不與盟者可以與

而不與譏在公也公以再如晉不得入故不肯與盟補曰注

直言不盟爲不肯盟之文此言不肯何云不與鄭伯逃歸不盟

不肯也據左傳既會之後邾莒愬於晉晉侯不見公使叔向

辭魯毋與盟與沙隨不見公略相似公羊釋弗遇曰公不見

要也釋齊侯弗及盟曰公不見與盟也明數者之事皆略相似今

也釋公不與盟曰公不見與盟也明數者之事皆略相似今

此不書不見公者公既列會則盟有可與之理乃因不能治

國啟釁邾莒致爲所愬屏不得與故以公其日善是盟也不公

主其文而書不與盟不譏諸侯獨譏公也

與盟當從外盟不日今日之善其會盟因楚有難而反陳蔡

之君補曰劉敞以爲是盟請命於天子興滅繼絕得與宋盟

俱比蔡丘葉夢得亦云文烝案上年狄晉

矣若依常例不日無以見其善故特日之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公不與盟故補曰依

公至自會補曰吳澂曰公雖不

與盟已與會矣故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諸

侯會而復之故言歸補曰傳例

歸者歸其所此傳所謂如失國辭然也左傳例曰復其位曰

復歸與傳同又曰諸侯納之曰歸與傳異范依左氏爲說非

也傳以爲因會而歸論其事耳非釋歸也此事在時

例○撰異曰廬左氏蓋當作廬依二十年音義知之善其成

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

追述前盟謹目之意以美諸侯存

心繼絕非謹陳蔡歸國之日也於盟則發謹日之美於歸則

論致美之義補曰之會是會也何休曰時諸侯將征棄疾棄

疾乃封陳蔡之君何氏說此事大概得之左傳載平丘之會

美平王蓋專據楚國史書而又失之浮誇也何氏言征棄疾亦非也公羊於上經比之弑虞歸罪棄疾殺比之經又誤作弑以棄疾為賊以上會為遂亂反陳蔡何氏以為諸侯從陳蔡之君言還反不復討楚楚亂遂成其說皆不可用也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補曰稱爵稱名失國之辭以失國辭言之若其本有國明不與夷狄滅中國苟可以寄其意者即寄之也言歸不言復者未嘗有國不沒其實疏曰雖同失國之辭實未嘗有國故不得言復歸也文烝案蔡稱侯在葬前而其葬非他例可比與夷陵陳稱侯略同

冬十月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三變之謂改常禮春秋之常小國夷狄不葬補曰疏曰彼不赴我不會及小國與夷狄不書葬舊史之常也變之不葬謂舊合書葬而仲尼改之文烝案隱三年徐注及此注合之義乃備疏失德不葬無君弑君不葬謂不討賊滅國不葬無臣是也然且葬之補曰孟子曰然且至然且不可然且仁者不為是當時文體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蔡靈公弑逆無道以致身死國滅不宜書葬書葬者不令夷狄加乎中國且成諸侯與滅繼絕之善

故葬之補曰滅國復封無危文者文相接從可知與鄭莊公同也隱大子乃未踰年君故不志葬廬者隱大子之子也然則公羊所云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殆不然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補曰疏曰虞虢之滅由於夏陽之公州來楚之大都而吳滅之令楚國稍弱入郢之兆由滅州來所致故

並書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補曰大夫大夫執則致致則名補曰致例時

重發傳者單伯書字意如則書名嫌異意如惡補曰前譜訴故也文烝案此不言由上致之者省文意如惡補曰前譜訴其本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大夫有罪則宜廢之既不能廢惡君臣之禮補曰敬大臣體羣臣是之謂禮上傳曰失德不葬然且葬之此傳曰意如惡然而致所謂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至明至著胡安國據左傳說之曰其始執之為乏邾莒之供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晉惟以利故平丘之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召陵又以賄敗高閑略同黃震日平丘之會以威始之以利終之文烝案春秋善是會不論

此等之事以其有益於論史姑記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補曰莒著丘公疏曰不正前已見可以書日今月者莒行夷禮本無嫡庶日不日之例文

烝案莒吳卒皆月而已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

夫而曰公子意恢

補曰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言公子是猶有大夫

意恢賢也

補曰賢之

故舉其貴者

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曹叔振鐸文王

之子武王封之于曹在甸服之內後削小爾莒已姓東夷本微國補曰疏曰總而言之則小國無大夫就事而釋則曹莒有異文烝案傳意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言之一則明言大夫而以不稱名姓微見其無大夫一則不言大夫明見

其無大夫同是崇賢書之各別由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有異如注所云也盟會之序許曹莒邾相次君卒葬則曹與許為類大夫奔則莒與邾為類二國不同亦明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補曰吳句餘也服虔以句餘為餘祭非也○撰異曰末公

羊作昧音末亦或作末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

補曰左傳曰禘于武公案魯禘

無常月此不行春祠禴祭之禮而行禘言武宮則明大廟及羣廟皆禘矣事在武宮故言武宮為下變禮張本故略之言有事也言籥入不言萬者陳奐以為但有羽籥不用於威祭羣廟異於大廟也唯大廟得用天子禮文烝案左傳禘襄公有萬又稱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彼兩言萬蓋專指羽籥舞耳孔穎達曰去樂者鍾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舞何休曰日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者為卒日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補曰何休曰卒事畢竟祭事孔廣森曰去樂者哀也卒事者君事重也文烝案傳明以得禮書也以為籥入而聞叔弓卒皆與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公羊同與左傳言叔弓泄事異

聞可乎

變謂死喪補曰疏日復問言禮意

大夫國體也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

古之

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檀弓衛有大史

疏曰命告也孔廣森曰非卿喪則不得以聞檀弓衛有大史

日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明非有命則不敢告

正以大史非卿故也孔

說視啖助劉絢為勝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大夫○撰異曰朝公羊作昭無出字徐彥曰左氏穀梁皆言朝吳出奔鄭今此作

昭吳字又不出言出者所見之文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補曰李廉曰此齊景公爭伯之始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補曰即公羊所云若不疾乃疾之也孔穎達曰戎是種

號蠻是國名子爵也文烝案言戎蠻猶言赤狄潞氏也戎蠻子例不得名楚亦不名又不月不日不地者略戎以別於蔡也春秋詳略之例如公之追齊追戎楚之誘蔡誘戎其最著者也○撰異曰蠻公羊作曼

夏公至自晉

補曰以左傳推之上如晉蓋十一月末此至蓋四月初實未滿二時故不月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撰異曰陸渚纂例曰亥公羊作丑案今公羊不作丑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撰異曰陸渚纂例曰公羊作十有一月案今公羊亦作十月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郟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渚戎

滅夷狄時潞子嬰兒賢則日此月者蓋亦有殊于常戎補曰或當以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二十一

信

陸渾戎處於伊川在雒西南畿甸之地重而詳之故進從卑
國例案左傳周本有伊雒之戎至僖二十二年秦晉又遷陸
渾之戎於伊川也洪咨夔以左傳事論之曰荀吳在春秋最
善兵敗狄則舍車崇卒伐鮮虞則偽會而假道滅陸渾則先
用牲於雒乘其不虞而從之戰國孫吳廉白之先
導也○撰異曰左氏作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補曰左傳載申須梓慎禘龜語為四國俱災
之應梓慎之占最詳而申須言彗所以除舊
布新也天事恆象其說近正劉向以為星傳曰心大火天王
也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也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
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一有一亾曰有補曰前發孛
心宋也文烝案不月者歷月也
嫌星與蟲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
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
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補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
大火謂之大辰大火謂心也又次名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
濫溢也東官蒼龍心三星房四星角二星亢四星氐四星尾
九星箕四星左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杜預曰夏之八
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字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顧炎武
曰有星孛入于北斗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有星孛于大辰
不言及漢重
不在漢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補曰左傳楚司馬子魚曰我得
上流杜預以為順江而下是吳以舟師所

江伐楚也姜炳璋曰此大江水戰之
始文烝案何休曰不月者略兩夷
故曰敗於越敗吳于檣李是也補曰凡戰以結日列陳為常

夷狄不知結日列陳不言日亦不言戰也婁林檣李是也
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晉荀吳敗狄于大原也是也補曰中國之
敗夷狄舉其大者言敗而已既不言戰

又略舉其勝者言之不為結日列陳成敗
之之文悉同之於疑戰箕交剛大原是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
岸進楚子故曰戰補曰疏曰郊之戰楚言及在下直在楚今
楚稱及而在上與郊戰義反嫌惡楚而善

吳故明之吳以伯舉有辭序上稱及以罪楚彼時有蔡在也
今兩夷言戰有違常例二國曲直得失未分故須起例以明

楚取餘皇終是吳敗楚也楚為吳所敗非有獻武鬣盈之事
若書吳敗楚師于長岸是兩夷相敗之常文也今欲進楚子

故變文言戰以其序上言及則得為進明外吳甚於外楚也
春秋外戰言及者皆是以主及客而其例亦有變通內晉而

外秦必以晉及秦內晉而外楚必以晉及楚外楚而尤外吳
必以楚及吳雖以客及主亦無不可此義蓋因由內及外之

例而起春秋之權衡也長岸本是楚主吳客而楚之序上稱

之博物也李長源之好神也而其言如此謀國者可以思矣
張巡謂令狐潮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則此義豈獨在君相哉

六月邾人入郛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許地補
曰當云楚地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十一終

元和管禮昌校
太倉畢長慶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十二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二十二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昭公經傳第九補注第二十二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日弑正卒也

蔡世子般實弑
父故以此夷狄

而不書日止弑而日知其不弑止不弑
則買正卒也補曰注倒下傳文以明意正卒則止不弑也不

弑而曰弑責止也

責止不
當藥

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

與其弟虺

止自責曰我與弑君之人同罪於是致君位於弟
補曰與夫弑與聞乎弑何休以為許男斯代立此

云虺哭泣

補曰有聲曰
哭無聲曰泣歆飭粥嗌不容粒

三日後食飭飲粥歆飲也食亦飲耳嗌咽也咽嗌雙聲說文
互相訓喉亦訓咽也哭泣過則嘔而痛故不容粒矣孟子曰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齋疏之
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引孔子曰君薨

聽於冢宰歡粥面未踰年而死補曰傷腎乾肝焦肺毀甚以深墨卽位而哭前矣劉敞說下葬謂以止補曰傷腎乾肝焦肺毀甚以深墨卽位而哭之自討爲討之亦得兼通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有就其責心故以備禮責之補曰傳述其事以申上責止之義嘗論之止自言與夫賦於是當時謂之賦而史亦書賦書賦卽其事實矣事實之文不可革其義則卽止自責而責之也加損之文存乎辭其義則上云正卒下云不使止爲賦父是也春秋屬辭比事微而顯志而晦卽日賦時葬兩文可得其概家鉉翁謂春秋多因舊史此事則舊史得之傳聞而夫子因以垂法又書葬以別於趙盾其言傳聞未是而大致得之歐陽脩乃謂盾止並是真賦以加賦爲過三傳所同而一概不信趙鵬飛且以闢楊墨比之固哉不亦妄乎

已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爲賦父也

補曰既正卒矣葬而又不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止爲賦父也又正葬以蔡般相較則不賦自明春下不特書王日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乃亦以異之於般傳略之耳

也補曰日者日經意也通下二十一句唐石經初刻母上有父字案韓子祭女孥女文曰不免水火父母之罪孫汝聽注引傳亦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羈髮

以上補曰內則曰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角女羈鄭君曰髻所遺髮也夾曰角午達曰羈傳言羈不言角者對文男女異散文通也詩曰總角卯兮毛傳曰總角聚兩髦卯幼穉也卯當依唐石經作卅說文以爲古卯字傳之貫卽詩及說文之卅也成童者內則指十五以上此亦當同言自三月羈貫至十五也晉胥臣曰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是故先王爲之節八歲教小學十五教大學貴師重傅事鈞所生藥食先嘗亦教所及矣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計幼儀卽教小學之傳下云成童舞象學射御承上就傳而省其文范氏未悟故解成童爲八歲以上也傳以後包前記以前見後各有當也言師傳者疊言之單言則或曰傳或曰就師孟子論君子不教子朱子或問用徐氏說引據此傳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補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致知格物之義也格量度也車若水說是學問無方三十時也內則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鄭君曰方猶常也至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文烝案學有正業二十學禮而始備正業之外謂之博學博而又博謂之無方傳以學則必問故兼言

問張洽集註引此作問學記兩言博學傳亦以後包前謂自十五就師至三十也學記曰教必有正業謂詩禮樂也毛詩傳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即內則云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是也皆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皆即今儀禮十七篇教學者所執以爲容即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是也三者爲正業矣心思心也今文尚書洪範曰心思曰容志意也字从心之心所之也單言曰志疊言曰心志春秋說題辭曰活澹爲心思慮爲志恬澹之心不思而得此乃管子所謂心以藏心心中又有志非傳所指也通謂由之而知其道也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此則所謂下學而上達聖人之通也志乎學卽是志於道志於道而後適道適道而後立立而後不惑焉知天命焉謂之聞道夫道之大小隨人者也自聖人而下七十達者及諸賢士大夫各有所立則各有所聞之道無論中行狂狷皆謂之通矣○辛酉歲邵懿辰詒書言高堂生所傳禮卽夫子所述別無闕逸子韙其說子入大廟每事問諸侯喪禮孟子未學通在學問無方中也讀書謂之學聞道謂之通楊雄以通天地爲伎通天地人爲儒周子則曰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朱子以論語說之故通卽不惑而不惑由於立故論語又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新序墨子對齊王解此二句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傳者得一

善言務以悅人言過而行不及此論學之大要也論語又曰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心謂恬澹之心也五十以學猶學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補曰名聲各也

至是則化而神焉譽稱美也單言曰譽疊言曰名譽論語曰四十五而無聞焉言無可聞也此則有可聞而不聞故罪在友矣荀子稱孔子曰入而行之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曲禮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中庸孟子並言信乎朋友然後獲乎上朋友者同師同志其情親於相見相問相揖相趨言友以該朋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補曰古者選舉之法依王制鄉論秀士升

日俊士又免其征徭曰造士大樂正又論其秀者告於王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又論其賢者告於王而定其論自造士以下皆鄉人也造士以上則王大夫子羣后之大夫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與焉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以禮禮賓之獻書有司舉之王于王射義及書大傳諸侯三年貢士於天子有司舉之王

者不用王者之過也當是古書成文皆以爲士者言也天子之元子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許君不授子以師

義故累及之補曰傳言經意如此師說相承云云也古者以
 嘗藥為教賈子稱湯之言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
 是其義也上傳但述止之自責未顯不嘗藥之文此特顯之
 左傳以為飲止之藥古者藥皆由醫未有不為醫而用藥製
 方者是不嘗藥之誤也公羊言止進藥而藥殺而董仲舒說公羊
 以為不嘗藥之類此傳同與左氏異也凡金玉土石草木菜果
 蟲魚鳥獸之類可以祛邪養正者總謂之藥見王冰素問注
 子事父所以必嘗藥者曲禮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
 疾飲藥子先嘗之鄭君曰嘗度其所堪文王世子載世子之
 記曰疾之藥必親嘗之鄭君曰試毒味也此二注正義無說
 案素問五常政大論岐伯曰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
 藥王冰曰謂氣味厚薄者也鄭解周禮毒藥以為藥之辛苦
 者林億等校正素問引甲乙經胃厚色黑大骨肉肥者皆勝
 毒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凡此即禮記注意也五常政大
 論下文論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服之皆有約下品
 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中品常毒治病十去其七上品小毒治
 病十去其八入中下品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皆至約而止以
 五穀五肉五果五菜隨五藏宜者食養以盡其餘病餘病不
 盡復如前四約治之必無使過觀岐伯此論足明醫之用藥
 亦於毒者為尤慎也夫治療之道物齊之宜官有專書事參
 祕術常人所不習聖人有不知至於醫既定方則不得以未

達不嘗為說藥之氣味與夫人之體質固較然易明矣臣子
 之於君父無所不盡其心禮有為君嘗羞之文有火孰先君
 子之說況藥者扁倉之所難言也是故先王重焉許君之疾
 左傳以為瘧未知是否張治曰姑以瘧言之今之治瘧以砒
 煨而餌之多愈然煨不得法則反殺人悼公之死必此類張
 說大概近是今以為許君體不勝毒醫用厚藥止不嘗而遽
 進之遂以藥卒也卒由飲藥故傳聞之誤則以為止之藥也
 止初不知此禮後乃知之而哀痛自責推原其事許君不得
 無咎此春秋文外之意也傳止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胡安
 國傳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家鉉翁詳說李廉會通本補
 正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

補曰夢曹邑○撰異曰夢本或作蔑左氏公羊作鄭趙坦曰說文無鄭字

自夢者專乎夢也

能專制夢曹無大夫是補曰重發傳者前其曰公

孫何也

補曰略名之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會以公孫

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補曰傳文以叛即謂入于戚以叛之屬若書入于

夢以叛則不言出奔矣書自夢者著其能以而不以傳釋公
孫兼見此意劉敞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畔其國者
能使其眾無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可謂智矣然猶據防
以求為後於魯是以孔子譏之以為其罪當與不孝非聖者
均也不孝則無親非聖則無法要君則無上三者皆大亂之
道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懼奔齊公孫會之自夢奔宋也
其賢於臧武仲遠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

○撰異曰輒左氏作縶音義輒如字或云

盜賤也

補曰卿為大夫非卿為卑者曰盜者賤辭又下於卑

衛司寇則豹非士傳又言奪之

其曰兄母兄也

補曰與弟同

侯衛侯累也

凱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

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補曰若

然則何為不為君也嫡

宜為

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

補曰天疾惡疾何休說惡

不逮人倫之屬也左傳曰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孔廣森說
公羊曰春秋記事皆為後王示法常辭立適以長而有衛侯

之兄所以起其問發其義即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輒者何
廢道苟非惡疾亦必無廢道經變之制靡不包舉矣輒者何

也曰兩足不能相過

補曰以其疾為名臧琳曰玉篇廣韻

謂之綦

補曰音義引劉兆云綦連併也文烝案廣雅曰綦蹇

其即綦字廣

楚謂之跣補曰音義跣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

雅蹄亦訓蹇故劉以聚合訓之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皆从止與音義同集

韻从取遵須切類篇亦从取皆與音義異文烝案廣雅曰聚

蹇也王念孫以為聚者跣之誤或輒之誤文烝以為為蹇从取

而訓聚廣雅直作聚字即跣字也禮升階足不相過謂之聚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徐邈曰月者蓋三卿同出為

君為命凡為憂者大害民處甚春秋皆變常文而示所謹非

徒足以見時事之實亦知安危監戒云耳補曰疏曰宋萬以

一人而謹月者見宋不討賊致令得奔弟辰以五大夫而不

作甯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撰異曰廬左氏作廬亦或作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撰異曰三月板本公羊或作二月誤唐石經鄂本十行

本亦作三月呂本中曰穀梁作正月案呂蓋誤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補曰自此後無書來聘者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撰異曰叛公羊作畔自陳陳

有奉焉爾補曰疏曰叛而加自實有力嫌入者內弗受也

補曰疏曰嫌與人邑異例故明同弗受文案自外入言叛位不復可知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

也補曰宋之南鄙謂宋南鄙之里也里者邑居之名爾雅曰里邑也毛詩傳廣雅曰里居也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以五鄰必同居故亦取其名此南里汎指南鄙之里非一地之專名故南上復言宋非若凡地名不須繫國也高樹然曰

不繫國疑於據邑而華向逼君都城之罪不著不書南里疑得全宋而宋分國以守之勢亦不著徐彥公羊疏曰左氏穀

梁皆作南里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所見異也案此疏不足據南鄙既是傳文經必不得作鄙字賈逵為左氏經作

注或但引穀梁經字或并引用傳義此當是引用南鄙之義而徐彥誤以為引經字也左傳稱華氏居廬門以南里畔孔

廣森據呂氏春秋楚莊王圍宋九月宋公告病為卻以者不四十里而舍於廬門之闔以為廬門去宋城四十里

以者也補曰疏曰嫌異於竊叛直叛也言不作亂補曰疏曰

烝案注疏皆非也叛與作亂何以異乎良霄本不據邑故無叛文樂盈亦不言以叛者其文別有所見也傳言叛直叛者

謂此之書叛直是叛耳不出奔他國宋辰晉趙鞅皆云直叛亦此意也若衛孫林父之書叛則左傳以為出奔晉矣邾庶

其莒牟夷邾黑肱之叛則以來奔書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補曰子叔伯張○撰異曰輒公羊作座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叔輒

冬蔡侯東出奔楚補曰何休曰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案公羊作朱徐彥公羊疏曰左

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杜譔引集義及呂大圭並謂朱無歸入卒葬之文奔卒當為一人顧棟高曰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是年書東國奔楚東者東國也補曰言此

是書經召賣扁穀梁補注二十二

之東即後二十三年之東國也聖門傳此經本闕一字雖知其別無義例而莫敢增益其字故因就釋之是師說如此也此既釋東為東國明後定哀之篇仲孫忌即仲孫何忌魏多即魏曼多皆與此同故不復發傳也左傳衛祝佗述踐土載書稱晉重耳為晉重國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為先君叔振是古人二字作名或時但稱其一知經無此例者經例名從主人言無所苟前後不得異也且晉重叔鐸之文亦殊可疑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則非名矣言徵不稱在則非名何為謂之東也補曰上既言東即東國故遂以東言之猶矣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楚子虔誘蔡侯何去國字王父誘而殺焉般殺之于申父執而用焉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是也補曰杜預說左氏東國者友之子廬之弟若作朱則廬之子矣奔而又奔之日東惡之而貶之也其奔而又奔之故貶而書名猶桓十一年云日突賤之也凡諸侯出奔名者皆惡其有罪而貶之鄭伯突衛侯朔北燕伯款莒子庚與邾子益五者皆貶也非以去國字為貶嘗謂蔡之於楚平猶魯之於齊桓也魯與齊桓盟會可也娶仇人子弟則不可矣蔡從楚可也奔而又奔之則不可矣楚雖封蔡猶為讐國宋襄雖立齊孝猶以伐喪而謂之惡意亦相類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自宋南里者專也

專制南里補曰

專辭與公孫會同不嫌者前有以文故傳亦不具言但重發自例高樹然曰左傳有諸丘之戰南里之圍不書而書三叛之奔其義與彭城書圍不書實魚石互證自明彼義繫於扼楚故重在圍而魚石之究竟可略也此義繫於失賊故重在奔而諸侯之圍戰可略也

大蒐于昌間

補曰昌間魯地○撰異曰蒐公羊或秋而曰蒐此作度間公羊作姦穀梁音義一音簡

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補曰疏曰蒐紅見正義不正此蒐蒐在夏近秋之初尚可以蒐

此春蒐不可之甚故發傳文烝疑周禮左傳爾雅之春蒐周之末失也春事蒐秋乃彌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補曰史記名

六月叔鞅如京師

叔鞅叔弓子月者亦為葬景王起補曰鞅穆伯也

葬景王天王志崩不志葬志葬危不得以禮葬也補弓左傳丁

其甚之不明故日以起之今下言

王室亂則甚之可知故省文也

王室亂補曰室者家之通稱三王家天下故言家董仲舒言立

如燬亦謂殷家周虞箴曰用不恢于夏家亂之為言事未有

洪咨夔引書大誥曰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亂之為言事未有

所成也尹氏立子朝劉氏單氏立王猛俱未定也補曰王猛

無與注皆非也傳為亂字作訓是明經之通例事未有所成

即桓二年傳云不成事之辭也以此經言之通例事未有所成

成至下年而不成事者子朝之事如左傳所載是也是年事未

王知是時周人立猛為王猛已定位矣其相對也猛之謚曰悼

故名而以國氏究以已踐王位其事不可不書故備書居入

趙訪等遂推之陳火梁公以師言王室之亂也而胡安國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皇地補曰當云周地左傳劉獻公摯

子伯盆即此劉子則亦在喪與定三年利以者不以者也

子同例矣伯盆即卷左傳又謂之劉狄

疏曰復發傳者劉單王之重卿猛王之庶王猛嫌也直言王

子以貴制庶嫌其義別起例以詳之也

炫曰以王當國如葛展以名繫國也文烝案二說是也經多

以王字代周王人王師之屬皆是國風有王與衛鄭等並

為國名知是史文之舊言居者不正已明不嫌是居其所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補曰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國也

日河南故郊鄆地是為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

周不月者疏以為王猛雖則非正事異諸侯故不月以者

不以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入者內弗受也

異例也此與後文天王入于成周不同雖並以入為文而一

稱天王一以與後文天子成周以後成周為京師皆不言入于京師

冬十月王子猛卒

補曰不日此不卒者也未成君也補曰此非者其曰卒失嫌也

者卒其曰卒失嫌也猛本有當國之嫌其卒則失嫌故錄之補者失嫌之文也既卒則得為失嫌此於文今欲見失嫌之文故特錄卒也祝吁無知以挈為失嫌也胡援孫復等皆以此王子為在喪稱其常稱其為失嫌一也胡援孫復等皆以此王子為在喪稱從既葬不名之例又不宜稱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補曰江永曰居皇書六月而左傳在冬十月丁巳猛卒書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又此年

末有閏明年春王正月為王寅朔則經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即傳之閏月是周歷置閏有同矣續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聩自戚入于衛推之是二十九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推之是十日而傳載蒯聩事在上年末之閏月蓋衛麻也文烝案左傳月日參差者甚多江氏此論明確他處則難盡通矣杜預所見汲冢紀年記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月為歲首以其說推左傳晉事之差亦或合或否宋取長葛經冬傳秋齊賦舍差兩月齊靈公卒差兩月一日凡此類今槩不論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補曰月者為下卒日○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叔孫

舍者左氏穀梁作婼字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補曰案左傳武城人取邾師邾邲晉也

晉人圍郊

郊周邑也補曰杜預曰討子朝也劉敞曰稱晉人惡其微也葉夢得曰籍談荀躒書人貶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不日在外也蔡悼侯也奔君得言卒者蓋二三年間蔡不別立君歟不日者蓋以其不正文言卒于

楚則在外已明矣疏曰傳例諸侯時卒惡之今東國奔讐得書月者書其卒于楚則惡已明矣諸侯之奔例不書卒今東國上書奔楚下書卒于楚見其奔讐國而死惡之可知故不如蔡侯時書時也又諸侯不卒則已卒宜有葬故注復論不葬之義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補曰莒其公也稱名蓋亦有罪月者為下敗師日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胡子髡沈子盈滅

雞甫楚地

國雖存君死曰滅補曰此本杜預也頓胡沈序蔡上者孔穎達謂皆其君自將君在臣上各自以大小序也何休曰不稱國國出師者賤略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國之嫌案此即所謂緩辭也胡子沈子例不記卒與繒子同繒被用被戕不名義主於用之戕之者耳見滅則不可不名以其君歸非夷狄亦不可不名故髡也盈也嘉也牂也豹也皆名也以歸名者傳云絕之則見滅名當為賢之矣各本此經下衍獲陳夏齧四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撰異曰甫左案史記樂盈亦作樂逞也公羊作楹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據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補曰此義與荆敗蔡全同傳備文者一獲一滅也注言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非傳意也傳言若不直言敗而言戰則當先言胡子沈子及吳戰而後言師敗績以中國之君親與夷狄戰何以見滅乎是其恥深於文不可也注言死社稷又非也國未亡不得言死社稷當依公羊言死於位也以爲賢而釋之又作也此亦爲中國殺恥故釋之賢意自在文外獲陳夏齧獲者非與之辭也賢夏齧雖獲不病以其得眾也義與華元同補曰疏曰此與華元文

雖不同明賢之義不別故重發上下之稱也君死曰滅臣得傳齊國書文同義同故無傳也上下之稱也君死曰滅臣得補曰左傳曰君臣之辭也公羊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胡安國曰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狄泉周地補曰注首句本杜預即在澤邑賈逵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天子踰年

敬王踰年而出故曰始王雖不在國行即位之禮王者以天下爲家故居于狄泉稱王補曰注皆非也傳言始王者據左傳猛卒後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則敬王之定位爲王前此矣但前此經未有王文至此始王之也又言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者申上意也前此朝雖與王爭王不辟朝無事可記故無王文至此尹氏立朝王居狄泉以辟之其事當書於策本以辟朝而書故因對朝而王之所以至此始王之也公羊以未三年稱天王爲著有天子其言稱王著有天子亦謂對朝而正其王稱其以未三年爲義則不可通於傳許翰葉夢得並以爲春秋之法踰年書王豈有三年然後稱王者其說近是文九年論之矣敬王者史記名匈奴漢書古今人表以爲悼王兄此說是也左傳稱景王太子壽早卒下文子朝書

立為不正傳及公羊並言猛不正不言敬王不正又未聞周
別有正當立者則敬王乃當時正嗣以兄繼弟者也史記以
猛為長子賈達韋昭杜預並以敬王為猛之母弟殆皆失之
夫使敬王亦不正則春秋必有異文雖以其終為天下其主
不可斥言其名書為王勾
亦必不遽成其為王也

尹氏立王子朝

隱四年衛人立晉傳曰稱人以立得眾也此言
尹氏立明唯尹氏欲立之補曰不稱尹子者蓋

其後尹氏奔楚天王因削其爵絕其位故
不得以爵稱又不得稱名則稱尹氏而已
立者不宜立者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衛晉
得眾子朝失眾不同故也

言王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
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補曰疏曰

衰亂之世何所不為繪立異姓周亦致疑疑而須別故不曰
立朝文烝案注疏皆非也傳意以為衛人立晉人者眾辭故
晉直名無所嫌今以尹氏為文若言尹氏立朝則嫌以朝繫
尹氏故加言王子以別之別嫌乎尹氏之朝猶曰不以尹氏
挈朝也北燕伯辟挈文而不名此書名猶不為挈者立自宜
以名錄不直名則非挈也傳言別嫌猶公羊所謂辟嫌特發
義者明朝實惡例當直名經本當書立朝與晉同也後文尹
氏等以朝奔楚亦言王子亦別嫌也別嫌必言王子者繫於

先王之稱也若然前文劉單以猛不正國氏以明其嫌朝亦
不正不言王朝者土無二王上已有天王不得復有嫌也其
實上言天王者居下言尹氏所立非二王而何未嘗沒其事
也至此言立者前年欲篡立而未立今則定立為王以敵王
當時謂子朝為西王敬王為東王春秋所不忍言也張自超
曰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則天位既定而朝之
為篡分明可知居狄泉為
朝之黨所逐亦分明可知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補曰何休曰舉公者重疾也子之
所慎齊戰疾文烝案墨子曰聖人

惡疾病不惡危難言有亦一有一凶之例易以
疾愈為有喜○撰異曰左氏直云有疾無公字
疾不志此其

志何也

補曰四如晉著有疾
皆不言疾故據以問
釋不得入乎晉也
補曰前此無

恥之也今此實有疾而志之則釋之也公羊曰殺恥也殺亦
釋也左傳但言為叔孫故如晉有疾而復不言諸文同異之
義彼書往往然矣董仲舒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
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
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
臣凌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焉

皇清經解

穀梁補注二十二

上

言曰然輕計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
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亾子危困之至也君
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董言子危謂定公也公羊家說
此如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矝卒

矝至自晉

○撰異曰公羊作叔孫舍徐疏有說而何氏無注疑
何本傳寫誤多二字劉敞以來多誤從之呂本中以
爲原父能知他人之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鑿而不自知其鑿也
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補曰疏曰重發傳
者單伯意如有罪矝無罪故各發之傳釋與意如有異辭者
亦以意如訴公於晉而矝無罪也宣元年注上謂宣公此云
宗廟者釋有二家一云禮夫人三月始見宗廟遂與僑如之
致由君而己故知上爲宣公成公意如與矝被執而反理當
告廟故知上謂宗廟也又一釋二文相通見廟之時君
稱臣名以告則二者皆當書名此云宗廟亦是
昭公告之彼云宣公亦是宣成告宗廟明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撰異曰郁公羊作鬱徐彥曰左氏穀
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作郁字者

冬吳滅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矝如宋

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嘉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補曰叔倪叔鞅子黃父晉地一名黑壤
○撰異曰倪左氏作詣後同大心公羊

作世心後同徐彥公羊疏曰叔倪者穀
梁與此同左氏經賈注者作叔詣字

有鵲鵲來巢

○補曰漢書五行志劉以爲有蜚有蜚不言來者氣所
生所謂蜚也漢書五行志劉以爲有蜚有蜚不言來者氣所
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何休曰鵲
鵲猶權欲趙訪曰今鵲鵲在處有之實自春秋所書始乃地
氣推遷使然中國治亂之候也宋治平閒邵子居洛陽聞杜
皇青經澤賣扁

穀梁補注二十二

七

鵲聲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矣或問何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鵲退飛鵲來巢氣使之也蓋先王所以觀天下之妖祥者非一端周禮在魯故時史於鵲始至猶能謹而書之說者多弗察也○撰異曰鵲本又作鵲音權公羊作鵲左氏或作鵲與說文同說文鵲之或字作鵲一有一亾曰有飛鳥與蜚蜚異也來者來中國也鵲不中國之禽故曰來補曰五經異義載穀梁公羊家舊說皆以爲鵲夷狄之鳥今來中國鄭君駁之以爲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鵲本濟西穴處今踰濟而東耳孔廣森說公羊曰中國中也文烝案如孔氏說則鄭義得通於二傳鄭據考工記鵲穴者而曰巢故云爾疏曰蜚蜚不言來者不見所從也鵲鵲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加增言巢爾其實不巢也雍曰凡春秋記災異而曰巢也言或曰者師疑之不正言也所以得增益者據運斗樞言鵲來巢于榆榆木之上不爲穴而爲巢衆人所見聖人所知故足成之也注既不得其解而惠士奇引鳥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之說曾巢即增巢其字亦或作增要非傳所謂增矣公羊曰宜穴又巢文烝妻沈印齡在郡城東恒見

鵲鵲穴於薺茨木其近地多榆顏師古乃謂此鳥不皆穴處童品又以爲假鵲巢以生子能飛即羣栖於木未聞穴居於地是並不知穴字之義所宜訂正鵲也鵲鵲也皆書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不書者蓋因展禽言不記於策李廉謂魯以爲瑞非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補曰疏曰凡八月九月雩則書月以見正七月雩者皆書時以見非

正此亦書月者以一月再雩故案疏得之於文不得云秋上辛也雩得雨曰雩前雩不得雨言雩者以有又雩之文無所嫌又雩季者有中之辭也不言中辛中辛無事補曰雩例本則雨也雩小於郊亦以別之郊用上又有繼之辭也雩故言又也辛而卜日例當錄日不與雩同補曰言又故省大文重發傳者嫌與又食角異例也

九月乙亥公孫于齊

補曰伐季氏而敗遂出奔也夫人奔月公日者詳略之差○撰異曰乙亥左氏公羊

作已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發例義以別尊卑之辭詳略也於夫人今發例於公明其同

次于陽州補曰此經各本誤跳在傳孫之上今依唐石經次止

也陽州齊竟上之地未敢直前故止竟也補曰重發傳者此非用兵之次嫌異故也注本杜預杜云齊魯竟上邑范刪

魯字案左傳襄三十一年齊閭丘嬰帥師伐陽州則彼時地屬魯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則其後屬齊疑是時已為齊

竟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弔失國曰唁補曰何休曰弔亡國曰唁弔死

日訊言也廣雅曰言訊問也唁公不得入於魯也野井齊

來唁公公逆之往至野井補曰注亦本杜預依左傳也傳曰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唁辭公羊詳之又稱以

遇禮相見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補曰昭公出後季孫不別立君惟以上卿攝行公事卿卒禮數列國會葬之屬

皆如公在國時史亦據舊所應書者書於策蓋魯無情而有

名於是可見而史法亦不與他國同矣若其涉公者容有君

子加損之辭而大體亦因史文

家鉉翁趙訪之論殆未可用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宋地補曰公羊曰曲棘

邢公也加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

爾雅公補曰左傳曰為公故如晉公羊曰憂內也注訪謀

文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補曰此本杜預即傳及公羊

者善錄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補

齊侯疏曰昭公失國之君忠臣喜公得邑故以易辭言之宣元年

齊人取濟西田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

不言易辭者魯人不得已而賂之取雖易

而我難之故直云授之其實亦易辭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補曰何休曰月者閔公失國公次于陽

州其曰至自齊何也據公但至陽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

自齊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為重故可言至居于

自齊補曰疏曰并明後乾侯之致不見晉侯

居子

是壽經釋賣扁

穀梁補注二十二

鄆者公在外也

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故言居于鄆補曰左傳

於下年亦曰言在外也

鄆言居者鄆屬公為竟內地左傳曰

言魯地也傳例曰居者其所也

二十年衛侯避亂如死鳥

齊侯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

鄭伯入櫟衛侯入夷儀皆言入

此言居者汪克寬以為內辭文

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

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

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補曰道義謂春秋之義襄二十九年

言意義此言道義皆疊言以足句也居鄆本魯史舊文書至

蓋春秋新意傳上文先釋至自齊次釋居于鄆以至

文乃君子所加經意所重故復論之高澍然說近是

夏公圍成

成孟氏邑○撰異曰陸渚纂例曰非國不言圍補曰

常例定十

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言圍者著其以一邑之細

二年傳同

而親自合圍大公之事也大公之事則公為甚病而經之病

公亦見是君子所取義也定十二年傳直言圍成大公也猶

隱二年傳曰會戎危公也其文意甚相似皆明君子之取義

如此也圍棘圍費圍鄆圍郕皆不發傳明從伐於餘丘推例

可知公親圍成事尤異常故特發傳病不待言言大則病可

知故特言大也左傳稱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齊師圍成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則此與定公圍成截然不同所以得與

彼同文且同義者公之以齊師推校上下自是可知至於君

臣交兵不可得書祇可書公圍既書公圍則義之所取亦如

此而止也若然傳不發不言戰之義者成九年晉欒書以鄭

伯伐鄭鄭與晉戰傳曰不言戰以鄭伯也又發例曰為親者

諱疾彼有明文此可從略也不致者猶從竟內兵例亦所謂

不外

公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鄆陵某地補曰當云地

不果從渝盟例也既不日又不月者蓋以公在外異之○

撰異曰鄆板本公羊或作郭唐石經蜀大字本亦不誤

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在外也

補曰復發傳者此至自會道義不

外公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自齊為虛至自會為實文嫌有

故復發之後不論

書至義者從可知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補曰楚平王也圍改名虔棄疾改名居四

諡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

即位之後改為熊居是為二名文烝案楚昭王名軫而左傳

是書經解讀編

穀梁補注二十二

左

左

稱大子王則亦改名也穀梁之意當與左氏說同七年傳言王父名子重其所以來明改名非禮矣曲禮曰君子已孤不更名是春秋之義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補曰何休曰月者為天

周有入無出也

始即位非其所今得還復據宗廟是內故可言入若即位廟則王者無外不言出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彼明上下一見出文此明天王之身入也文烝案此入非是內弗受常例與王猛異傳欲見此意故發之公羊曰其言入何不嫌也以文稱天王與凡入不同明矣杜預曰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此三十二年左傳注也左傳是年十一月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十一月癸未王入于莊宮杜預曰莊宮在王城汪克寬曰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李廉以爲三十二年城成周乃徙都案杜預但云成周狹小故請城之似非彼時始徙都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尹氏召氏案左氏經亦作召伯傳則云召氏之族杜注召伯當作言召氏以爲經誤徐氏所見豈當時有依杜以爲改經者邪遠矣非也

雍曰奔篡君之賊其責遠矣補曰疏以爲刺諸侯文烝案注疏皆不了此因子朝終事之文以明春秋文

外之意謂自此後諸侯無桓文之君春秋責之其意遠也前此莊僖不志崩有失天下之道而齊桓興焉襄言出有失天下之道而晉文興焉卒賴其力王室卑而復尊至於頃不志崩周公言出晉霸未替猶有所望今者猛朝爭篡澤邑寄居弱類莊僖禍伴子帶一入一奔皆非晉力大亂既定霸者不與於是周遂陵夷故所責爲遠也國語曰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定王奔直奔也補曰言書奔者直是奔耳者貞王也義通於此奔直奔也補曰立爲王春秋始終不以爲王故發傳以明之若襄王之奔鄭則書日出居矣昭公之出奔齊則書曰孫矣孫覺曰子朝之惡當誅絕猶不日出者周無出不以子朝之惡而亂春秋之大義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自鄆行補曰此本杜預

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在外也

補曰疏曰重起例者前會而至今如而至至而亦言居嫌異義故重

之言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補曰吳州于

楚殺其大夫鄧宛

○撰異曰鄧當作郤左氏公羊作郤

是書經解讀編

穀梁補注二十二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補曰左傳曰令

成周且謀納公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徐邈曰自此已前邾庶其界我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補曰注末二語贅畀我快無邑非叛注數之為三叛非也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補曰何休曰月者為下出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不得人于晉乾侯晉地補曰孫齊下言所次月者閔公內為強臣所逐外如公在外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晉不見答後不月者錄始可知公在外也謂至下言居此謂如下言次也次亦是止省文可知至而言居者魯地故也孫而言次如而言次者非魯地故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以乾侯致不得見晉侯故補曰此本杜預也何休曰

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補曰何休曰言來者居邲從國內辭不月者例時也唁公不得入於

魯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齊侯唁公于野井野井齊地今高張唁公于鄆鄆是魯地唁有遠近人有尊卑君臣同文故重發例魯地而言唁不得入魯者謂不得入魯國都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

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魯公之出非我罪補曰皆者

皆宋公佐疏引前傳邾公是也左傳齊梁丘據曰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與此文正同但以叔倪為叔孫昭子左傳固非無據而觀姞之家臣助季氏逐公姑不罪焉以是推之豈有無病而死之事當以穀梁為正矣注以上言無病死下言無公故加欲納公三字以顯傳意此最得解而王引之欲改讀無公為譙公與前邾公為一意據集韻譙古作譙以為無者譙之借字爾雅譙謀也其說於文義殊滯○叔倪納公事不知若何今無可考凡古書事有相類者皆當時記載之異鄭毀游氏廟一事也而或以為葬或以為蒐晉城成周一事也而或以為冬或以為春左傳兼采之晉獻公寢不寐一事也而或以為伐翟相國語據之或以為叔孫氏左傳據之魯大夫欲納君暴死一事也而或以為叔氏穀梁據之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補曰公羊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鄆之也曷為言國之言鄆之者存焉爾何休曰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不

必畱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

潰之為言

上下不相得也

補曰疏曰重發起例者上下不相得之罪邑與國同故詳之一解鄆不伐而自潰與常例

異故重發之文烝案邑叛而從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國文為變例故重發傳以明同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公既出奔不能改德脩行居鄆小邑復使潰亂德之不建疏曰嫌自潰不責公也汪克寬曰或謂意如昭公出奔民如誘其民使潰然亦出昭失民既久故若是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傳明昭公有過非但季氏之罪補曰言昭素不得於譏公意蓋師說云爾或其公康公景公平公之時魯人相傳有是言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補曰言在者皆承上在楚承如此承次後儒有謂帝在房州宜書居

不宜書在者不知此義也葉夢得又引易文言中國不存公傳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亦無足取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中國猶國中也補曰爾雅曰在存也疏曰范例云中不存公者凡居竟內則無存文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不言在鄆是也二十六年不言在齊鄆已屬公也二十九年不言在乾侯猶有鄆也成襄昭如晉皆不書在晉亦從國中例也存公故也者歲首既有存文則知其有變故異於平時書在

乾侯明其失鄆而寄於他國無所歸也書在楚明其遠朝夷狄不得歸也若專就此經言則國中謂鄆故謂鄆潰不得入○後世唐中宗之書帝在房州者非也昭公雖出猶公也故故每歲存之也中宗既廢王也非帝也非帝言帝無年而為有年非實也皇后武氏稱帝紀年紀帝而存王又非名也竊謂脩唐史者宜於帝周之中每寓存唐之意四月陳火正堪取法公在乾侯不可同條明乎此可以言春秋名實之際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補曰汪克寬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滅夷狄時月者為下奔起補曰疏曰案滅更月范荅簿氏云國不滅而出奔月輕於滅滅夷狄時奔何得滅滅夷狄雖時猶加以月然則溫子國滅而出奔何以不月有義而然弦子之奔文承八月之下溫子奔在正月之後何知不月傳於弦子滅言不日微國微國則例月例月則不關於君出君出之重不大於滅國范云出重於滅者言既滅其國君不死難比之常奔恆滅則為重矣滅在月例者君出不

復加日明滅重矣文烝案此注蓋合經意疏云云者多不明白以弦滅為在月例亦誤凡滅在月例者以其君歸則日之沈許頓胡是也君奔則併於月文譚是也溫蒙上月與譚同也滅在時例者以其君歸則無加文夔是也君奔則月之此文是也弦滅不得蒙上月奔則得蒙之也國滅君不能死以歸者尤重於奔夔所以無加文者蓋以奔既錄月則獲宜謹日而其事本在時例不欲苟為特筆之文故自從其常例也潞子書日傳以為賢明不從獲起義乃是特為變文矣徐予章羽奔楚奔而名者有罪惡也補曰疏曰注於譚子云蓋故從正例而不疑也啖助曰徐子名者初已自服吳子吳子信而送之非能自奔也啖助曰徐子名者初已自服吳子吳子章羽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故名以著其絕○撰異曰羽公羊作禹唐石經左氏與此同岳本則作禹左傳皆作禹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欒于適歷

適歷晉地○撰異曰欒舊作欒左氏作躒下同公羊又作躒作躒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補曰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至此復來赴書名則同盟情親也書日則正也書

葬而時則亦正也皆與大國同例終於春秋

晉侯使荀欒唁公于乾侯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今在晉地

晉將納公公有可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言已巳

人之理故重明之納君唯意如不肯補曰上言意如會欒此言欒唁知是意如

不肯納君明矣意如逐君未有見文於此微見之傳即以唁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撰異曰肱公羊作弓案鄉射禮注今其不

言邾黑肱何也據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言邾

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別乎邾也邾以濫邑封黑

師法自連邾讀之以起其義也邾叔術讓國不受惟受五分之一

補曰公羊以為黑肱之先人叔術讓國不受惟受五分之一

即濫是也服虔長義曰邾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二為

六里國也孔廣森曰建國制地要取開方三十里文烝案百八十里

之積為方五里而有三里而有三里而有三里而有三里而有三里

一為方五里而有三里而有三里而有三里而有三里而有三里

其不言濫子何也

據既別之為國非天子所封也補曰雖是邾之別封終不得

則應書其爵夫邾大夫來奔內不言叛也補曰此言凡竊邑來奔者皆叛也

夫也夫邾大夫來奔內不言叛也補曰此言凡竊邑來奔者皆叛也

夫也夫邾大夫來奔內不言叛也補曰此言凡竊邑來奔者皆叛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補曰趙鵬飛曰三年之閒歲

氏也而左氏各為之說鑿矣謂左氏專信國史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二十二

取闕補曰據左氏定元年傳則闕者魯羣公墓所在賈逵曰昭公得闕季氏奪之杜預曰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

齊侯取郕此蓋不蒙上月或如齊侯取郕不可以常例準

夏吳伐越補曰不稱於越者自吳言之也與楚同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曹

人呂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補曰何忌獲之子孟懿子二十七年戊周

此罷戍而城之書城不書戍僖十四年論之備矣不言城京師說亦見前○撰異曰大左氏公羊作世準之前後文宜從

世左氏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享獻也覲見也言天子微弱四無邾人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方諸侯不復貢獻又無朝見之禮

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祭謂郊上帝號謂稱王補曰傳言此者明時既以下都為京師而微

弱之至不能增脩其城亦所謂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

正也補曰疏曰變之正重復起傳者平桓之世雖復禮樂出自諸侯諸侯猶有享覲之心襄王雖復出居猶賴晉文

之力札子雖云矯殺王威未甚屈辱至於景王之崩嫡庶交爭宋衛外附楚亦內侮天子獨立成周政教不行天下諸侯

無桓文之伯不能致力於京師權柄委於臣手故大夫相率而城之比之正禮而傳與城杞釋不異辭也文烝案經與城

杞同文傳嫌其事迥別故重顯此二句謝湜曰當王室危弱之時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呂本中曰周室雖微

諸侯猶勤之先王之德澤猶有存焉者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眉注附列

第二葉十行格訓量度本篇韻篇物有本末量度之乃能知本乃為知之至知之至則知止矣致至言乎明

也格言十七行誤乎今本廿一行李之才教邵子義理之外有乎擇也

子則曰學以人事第三葉二行依魯論語五十以學四字為句第十六葉四

行世本敬王後為貞王元王史記先元王後定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十二終

元和管禮昌校
元和顧光昌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十三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二十三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定公經傳第十補注第二十三

定公亦襄公子昭公弟公子未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

位

元年春王三月

徐邈曰案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

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可以不書王書王曰凡執史皆書月而此之仍史文書月者其義不從執起徐注是也或疑執仲幾若適在正月又此年或竟春無事豈得無正此皆文外巧辯非所疑也舊本三月二字退在下晉人上以王字斷句與桓元年同誤今改正之并移下條不言正徐注於此公羊此年亦以王字斷句孔廣森本改正不言正月定無正也補曰言十二公惟定無正隱定之無正何也補據莊公昭公之終非正終也死在外故定之始非正始也補曰始有正月昭公之終非正終也死在外故定之始非正始也補曰始即位者一國之始定即位不在正月是非正始故無正凡元年之正月為即位書也莊雖不書即位而正月實即位故桓

著義

師故

文丞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補曰左傳曰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

于乾侯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殯然後即位也西階上

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云云殯然後即位也

補曰丁卯殯然後戊辰即位此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補曰無

句解經已了下文反覆申明之是無以正

正月不即位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謂昭公在外故補

是無以正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

故書曰公之喪也此解上公字蘇轍得其意言即位是無故

公也復故曰文公成公等正月言公即位所謂公者非即位授

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補曰申上言戊辰公即位謹之

此自通凡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補曰申上言

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補曰申上言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也補曰謂謹曰公羊曰即位

以四月乙丑崩于路寢大保逆子釗不言逆王至大斂之明日癸酉布設旣畢將授冊命始稱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墜及受冊命畢乃稱王出在應門之內白虎通以爲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也然則殯而卽位者天子亦然明魯他公皆然但公旣有殯後卽位之禮又有元年正月卽位之事定公值事之變葉夢得謂以喪次之嗣位遂正朝廟之君位是其異也杜預釋例曰昭公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卽位之禮因以此年爲元年其說是也公羊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字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與此文互異俞樾語予彼定字亦當讀爲正書堯典定四時史記作正國語正卒伍漢書作定二字古多通用也公羊與穀梁文雖互異義實相同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閒如此何休旣失定字之讀孔廣森尤不然矣

之大事曰補曰如公夫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曰何也補曰凡正月卽位者人薨葬之屬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曰何也問凡何以不謹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補曰元年卽位必在三月正月足明其爲朔矣本此則其日何也補曰怪著之也有非日事不須遇朔言朔此則其日何也補曰怪著之也有見所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卽位危故日之補曰不謹日則無

以見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卽位補曰其危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於此危文又因見義義者下文所云是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以輕踰重或作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也雖爲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卽位之禮以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疏曰補曰並有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喪

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補曰弔周喪必諸侯自親之以有父喪未殯故不弔疏曰旣殯君乃奔喪也先殯其父後奔天子喪者亦是不弔疏曰旣殯君之治義斷恩門內之治恩掩義至如伯禽越紼赴金革之重不拘此例文烝案傳以魯人述魯事不知其當何王何公觀此傳則知經所書大夫或卑者皆非禮矣又因知會葬亦當親往而經所書葬或大夫或卑者皆非禮矣五經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旣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慎謹案易下邳侍其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周道尙明無愧親也容說爲近禮

君詩箋曰下猶後也成康周道之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

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補曰定公為昭公弟以弟繼

自周人有喪至此又申上未殯四句意前篇言春秋之義不

以親親害尊尊義斷恩也此言君雖至尊不敢去父殯而往

弔恩掩義也○考諸喪服傳於父於天子於君妻於夫妾於

君皆曰至尊也於祖父母於曾祖父母亦曰至尊也於母對

至尊言曰私尊也於妻曰至親也凡尊親之理以是而推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補曰左傳季孫葬昭公於墓道南孔

為昭亦書葬則隱閔之不葬非舊史以葬不成禮而不書明矣

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補曰重釋例者將詳論秋大雩非正

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為非正何也冬禾稼孰成猶雩

稼始苗嫌當須雨故問也補曰雩字下之字上各本又衍毛

雩字今依唐石經余本張洽集註俞皋集傳釋義本刪正毛

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邵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公

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盡謂耕雩月雩之正也月

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

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

其時窮人力盡也補曰艾穫也疏曰是月不雨則無及者謂

也是月雩不必有雨而曰無及者人情之意欲其有所及故

兩月請是年不艾則無食者指謂九月之雩雩而得雨是年

有食雩不得雨則書旱早則一歲無食故曰是年傳於雩之

仲秋言月季秋言年年月之情以表遠近深淺之辭也雩之

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

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補曰人無禮無以

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補曰舍釋

也置也案此與乞為重辭求為得不得未可知之辭義皆相

貫程子不為妻求封或問今人陳乞恩例以為本分曰只為

而今日道慣乞字因問陳乞封父祖如焉請哉請乎應上公曰

何曰此事體又別讀傳宜知此意穀梁補注二十三

穀梁補注二十三

穀梁補注二十三

穀梁補注二十三

穀梁補注二十三

穀梁補注二十三

穀梁補注二十三

時過以往至於八月九月乃是脩雩之節也

煬宮伯禽子廟毀已久補曰案史記魯公伯禽考公酉考公弟煬公熙立者不宜立者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不曰與武宮異故發之范例宮廟有五文有詳略見功有輕重丹楹功少故書時刻棟功重故錄月范荅薄氏云考宮書月比丹楹爲重武宮書曰者范云始築之事煬宮不曰比武宮爲輕此例以宮言之也立廟之例以立言之在不立中不宜立例有四文烝案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隕霜殺菽建西之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補曰此本杜預也何休曰菽大豆汜勝之種植書曰大豆

保歲易爲宜廣雅小豆別名荅也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
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
也○撰異曰菽左氏又作叔陸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舉殺豆
菽纂例本作叔云公羊作菽則殺草

可殺而不殺舉輕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補曰重發傳者各有所知其曰菽舉重也補曰申言以結之疏曰隕霜二文不同故也其曰菽舉重也范特爲一例文烝案傳釋二文甚明公羊皆謂之記異此是災菽而以異書以爲異大乎災何休遂以爲獨殺菽不殺他物杜諤引集義曰誤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補曰此本杜預也明堂位說魯制曰庫

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鄭君曰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庫

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此經雉門即

桓三年傳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雙闕即兩旁有兩觀故也爾

雅曰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雙闕即兩旁有兩觀故也爾

周禮左傳之象魏以其中央闕然為道而其上縣法象狀巍

巍然高大使萬民觀之故曰闕然為道而其上縣法象狀巍

臺門左傳之門臺蓋兩邊築閣為基魏曰觀也亦即禮記之

曰門臺也公羊載子家駒對昭公以魯兩觀為僭天子禮何

休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準此

言之魯雉門既如天子制而兩觀又直僭諸侯內闕一觀準此

引劉向云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今魯過制故致天災說與何同劉

雖不言兩觀為僭當亦不與公羊也○劉敞以為天子亦三

門戴震申之謂天子有皋應路諸侯有庫雉路皋門天子之

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其不曰

雉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

雉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

兩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

兩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

兩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

兩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

兩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

兩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

兩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

兩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

兩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

兩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

兩觀災及兩觀何也據先書雉門則應言雉門災及兩觀鄭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補曰月者重其作何依日月言新有

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災而更脩

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

據當諱而以雉門親新作之下

穀梁補注二十三

穀梁補注二十三

七

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改舊雖不合正脩飾美好之事差可以雉門親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補曰左氏賈逵注曰刺緩朝

公以六月即位此年便往於事未為緩晉何以辭之此後更無謝罪之處明年會次依常乃復之意不可縣知劉說是也但其事不可知其義則亦當以恥之為義從著有疾之例也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疏曰昭公四年如晉并有疾為五皆不月公不入晉則無危也昭即位二年而脩朝禮乃為季氏所譖使不得入公無危懼之意猶數數脩朝於晉晉責其緩慢不受朝公無危懼之理今定立三年始朝於晉晉責其緩慢不受其朝公懼而反非必季氏所譖公有負於晉而心內畏懼故危錄之文烝案昭既無危文何以危定乎疏說紆蔓而鑿孔說為允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撰異曰三月左氏及唐石經公羊磨改作二月徐彥曰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

作二月未知孰正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名補曰當云地闕邾本子爵而喪未踰年亦稱子辭窮則同也

不曰者哀元年何忌伐邾渝盟與昧同義也既不曰又不月者蓋以昧是公盟此是大夫盟故特異之○撰異曰拔公羊枝作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補曰地而後侵疑辭也與袁同滕班在頓胡下與昭四年異月者義見昭四年注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補曰凡書

殺之也殺則書殺若君死於其位則但書滅國舉滅為重也滅卑國例月此日者為以其君歸後文許頓胡三國亦同也曹邾書入故或曰或不日○撰異曰姓左氏又作生公羊姓上有歸字後並同段玉裁曰歸姓即歸生也音義三姓字皆音生一音如字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皋鼬地名不日者後楚伐蔡不能救故補曰

此當云鄭地注首二句本杜預齊國夏亦包在內陸渚劉敞說非也○撰異曰皋鼬公羊作浩油陸渚纂例公羊作浩由案鹽鐵論一事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疑於侵之故復者更謀也補曰疏曰案傳例地而伐疑辭今經言會于召陵侵楚則疑於前會不關於後而云志於後會後志疑者楚當時為吳所困弱易可得志今一會之中十有九國眾力之彊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郊竟則責諸侯之疑居然可疑曉公疑於楚強是謂無勇故會盟二文並見魯公外內之疑兩顯文烝案傳解經加言公及也凡前目後凡之文言諸侯之大夫則內別出大夫名氏言諸侯則內不別出公此通例也僖之篇盟薄盟宋皆言公會諸侯其上一無公是後至之文今此上既言公會又言公及一事也而再出公與後至書會之文不異是明公志於後會矣公實不後而志於後者其志有所疑謂楚不可侵也上地而後侵見晉之疑此復出公見公之疑內外互見明會盟皆不足善其後晉不救蔡致使請救於吳晉無能甚矣以王臣之重十八國之眾而從渝盟不日之例則春秋之意不可見乎書及者上言公會明外為主故此從以內及外常文也陳則通曰白幽以後伯主之大盟皆書會天下有伯而諸侯始合也至皋鼬書及天下無伯

杞伯成卒于會

○撰異曰成公羊作戊或又作戌音恤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補曰容城楚地

秋七月公至自會

補曰此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實亦未滿二時月者何休曰為下劉卷卒

劉卷卒

劉采地補曰此注贅劉敞曰何以不言爵畿內之君也

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外稱侯嗣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文烝案劉云大夫不得世卿內諸侯祿外諸侯嗣皆王制文與公羊言大夫不得世卿非禮合左氏說卿大夫皆世父祿賢則世位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左氏義為備傳云襄內諸侯也非列此不卒而卒者土諸侯故卒不言爵所以相別趙匡得之

賢之也襄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

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者

謂之褒內諸侯非列土之諸侯雖賢猶不當卒補曰書禹貢說虞夏之制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胡渭曰男始言邦則王官唯得以本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昭爵自君其采邑而不敢稱邦可知

十二年景王崩嘗以賓主之禮相接能為諸侯主所以為賢補曰疏曰傳又云為諸侯主故書卒則書卒不關其賢而范例云非列土諸侯而書卒之意下言賢猶不當卒以其為諸侯主上言不卒而得書卒之意下言賢猶不當卒以其為諸侯主明賢之義故得書卒反覆二事皆是為賢故例復云賢之文烝案史書卒者彼來赴也彼來赴者以其嘗為我主也故君子取其義而傳明之也王崩為主者前此多有其卒皆不赴魯今此會盟相接近在本年情尤親故赴也不曰者卒之已

是加錄不復須日故略去舊文與王子虎同也尹氏亦為主而曰者甫為主而即卒恩痛尤深故不去日也傳於尹氏曰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於此曰天王崩諸侯之主於此曰我主之亦互文而同義公羊於尹氏曰天王崩諸侯之主於此曰我主之亦互文而同義文也何休孔廣森遂滋異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補曰昭十二年狄晉此承楚圍蔡伐陳亦是狄鄭之後為平文也蘇轍曰晉雖棄諸侯而蔡未伐陳亦是狄鄭之後為平文也蘇轍曰晉雖棄諸侯而蔡未

有國滅之禍輕重異也文烝案前篇狄晉其義深遠但以滅不滅較輕重非經意○撰異曰圉公羊

作圖虞公羊或作吳案古讀虞若吳

葬劉文公補曰疏曰葬之者明亦為賢之有采地比之畿外諸侯故書葬文烝案以賢錄葬異之於尹氏王子虎或不

尹氏王子虎魯補曰疏曰葬之者明亦為賢之有采地比之畿外諸侯故書葬文烝案以賢錄葬異之於尹氏王子虎或不

不會史所本無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補曰

吳楚交兵楚主吳客反以吳及楚者吳為蔡以順蔡侯之文吳初進稱子又順進文也此戰楚囊瓦帥師不稱及楚囊瓦帥師戰又不稱及楚師戰但略稱楚人敗乃稱師下出奔乃見囊瓦名氏皆從城濮例者皆順及文也順之者盈之也後有存楚文則此不嫌抑楚或謂長岸以來楚復以書人為例非也伯舉楚地○撰異曰伯左氏作柏古通用舉公羊作莒陸渚纂例唯云吳其稱子何也補曰何休曰以蔡侯之以之公羊作伯莒

舉其貴者也貴謂子也補曰李廉曰宋以四國公以楚師傳皆曰以者不以云云此曰舉其貴則又變不以

之例益所以雖同而事則異觀於吳進書爵則無譏矣春秋所以不可一槩論也案此說與家鉉翁同

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補曰據公會吳吳信中國而攘夷狄

吳進矣補曰攘卻也能憂中國善行可其信中國而攘夷狄

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子胥父伍奢也為楚平王所殺補曰

挾弓持矢而干闥廬見不以禮曰干欲因闔廬復父之讐補

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子胥匹夫乃欲復讐於國為是

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補曰何

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若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

義復父之讐臣弗為也補曰君為匹夫興師是虧於是止蔡

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正是日謂昭公始朝

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南郢楚都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

事乎漢用事者禱漢水神補曰公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

人請為前列焉補曰老子曰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

王公以為本邪非乎又曰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

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

補曰何休曰猶曰若是時可為是興師而伐楚補曰何休曰

俱者舉君為重文烝案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疏曰

論難紛然賈逵服虔其相授戴宏何休亦有唇齒其於此

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終不言子胥之善夫資父事君尊

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其均既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

故忠臣出自孝子孝子必稱忠臣今子胥因一體之重忽元

忠孝不得以父被誅而痛纏骨髓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道而

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藉吳國之

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藉吳國之

傳舉見其為不言其義蓋吳子為蔡討楚申中國屈夷狄非

直申子胥之情不何以不言救也據實救蔡補曰伐楚所以救蔡也救大也
嫌子胥得善也夷狄漸進未同於中國補曰疏曰案狄救齊亦是善事而得
書救者狄雖未救於中國補曰許夷狄不使頓備也今吳既進
稱子復書曰救便與中國齊蹤故不與救若書救當言吳子
救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文烝案不書其救而書
蔡侯之以仍不沒其救之實也舉其貴以進之又不言救以
抑之猶宣十一年明楚之討有罪又不使夷狄為中國皆經
世之深意也

楚囊瓦出奔鄭

知見伐由已故懼而出奔補曰輟戰而奔見其逃軍與先蔑同義言出者從伯舉去猶楚竟也
杜預京相璠輿地之學自當別為一家而某地屬某國則治經者宜知

庚辰吳入楚

楚都地名書劉知幾曰豈左氏之本獨為謬歟陸渰曰誤也汪克寬曰恐因昭三十一傳吳其入郢之文而誤也左傳於後十五年亦曰吳之入楚也則當作楚入易無楚也
補曰傳例曰入惡入者也此文去子從狄稱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嗣曰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

宗廟徙其樂器輓其君之尸楚無能亢御之者若曰無人也
補曰周禮小胥鄭眾注曰軒縣三面其形曲鄭君曰去南面
辟王何以不言滅也據宗廟既毀樂器已徙則是滅也欲存楚也補曰書入見其滅但

書入又欲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補曰昭王自父見其不滅
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補曰邑國也散文通左傳楚鬬廉曰日虞四邑之至

杜預曰四邑隨絞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
州蓼也邑亦國也

補曰且將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凡言入者皆居於州島之上
與其曲隈中也案此陸贄所謂楚昭以善言復國也故勸德
宗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卒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補曰此者使遠近感奮用定唐之多難

指上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補曰吳勝而驕楚敗而奮

兵仁義機權其法詳備而楚父老二語足以勝之可以識用
兵之本故淮南子曰百人之必死賢於萬人之必北又曰兵
之所以所以強者必死也民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
之所以所以必死者義也
立也補曰因楚能存故欲存楚賈子曰楚昭王當房而立愀
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醢重裘而立猶慄然有寒氣

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振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致死於寇闔閭一夕而五徒臥何以謂之吳也據戰稱子狄之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

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

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補曰王母伯嬴也闔閭盡妻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拒之

劉向列女傳載其事蓋者承上語辭不正乘敗人之績而

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補曰公羊同左傳亦有其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所以為狄也吳入楚君妻君妻大夫

妻大夫妻吳所以反狄也白虎通論周代五霸秦穆吳闔閭並列春秋於二君但有狄文何霸之足云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撰異曰三月公羊作正月段玉裁曰蓋誤字案陸渚纂

例所據已誤

夏歸粟于蔡蔡侯比年在楚又為楚所圍饑故諸侯歸之粟補曰此本杜預杜無侯比以下太字當刪之末句杜

作魯歸杜誤也粟者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補曰周禮大司徒大

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鄭君曰移民辟災就賤孰歸之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歸粟于蔡是也

諸侯也補曰蓋魯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獨是魯也補曰雖魯不在義邇也言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補曰注非亦然義邇也言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補曰注非之舉春秋引而近之此諸內事猶次陘內桓師

深美之也此申上句并通前篇三專辭言之

於越入吳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周書王會有於越明其國本自通補曰此記越事也逸

楚吳言之故曰越此自越言之故曰於越皆從主人也陳岳劉敞載溪李廉汪克寬說近

是越入皆無月日皆略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傳例曰大夫不日卒惡也意如逐昭公因定之不惡而書曰以示譏亦猶公子翬非桓之罪人故於

桓不貶補曰此本鄭君釋廢疾見隱元年疏其說非也定固不以意如為罪人而書曰以卒非欲見此意也翬不去公子固明桓不以為罪人而翬弑君意如逐君翬不書卒意如書

日以卒非所以為比也如其說則叔孫得臣宣亦不以為罪
 人何以不書日明書日之意不論其君之以為罪否也書日
 自是常例所以從常例者前書意如會荀櫟荀櫟公則逐
 君事已有所見不嫌得無惡故此得仍史文從常例也叔孫
 得臣與聞乎弑君而其惡未有所見故須去日以著之公子
 益師俠之惡亦無所見無怪之惡又不止入極恐其不明故
 皆去日公子牙之惡亦無所見而從常例書日者彼順下諱
 文其諱者亦以其有所見也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
 未至丙申卒于房不書于房從狸蜃例
 者行東野非公家之事史本不地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補曰不敢嫗之子叔孫成子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補曰陳則通曰紀恃

魯而誤於魯黃恃齊而誤於齊許恃楚而誤於楚可為恃人而人不足恃者之戒○異異曰速公羊作邀後同

二月公侵鄭補曰陳傳良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而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

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趙鵬飛曰魯自舍中軍後軍皆隸三家公無一旅之眾

今意如死定公復自將侵鄭其後侵齊會晉師圍成皆以師行黃仲炎曰蓋三家之謀使其君親將也文烝案月者危之危之者以晉初失鄭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補曰斯意如子季桓子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張也大夫稱家三家季孫叔孫仲孫也三家侈張故公懼而脩內城

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或曰非外民也補曰或說謂與成九年同義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仲孫何忌而曰仲孫忌甯所未詳公羊傳曰譏二名補曰此注舊在上如

晉下其首句之文云仲孫忌而曰仲孫何忌轉寫錯誤改耳今移正之范引公羊非也唐虞有咎繇許慎言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經必不譏二名又必不於一人一事譏之或謂如夏五傳疑之例又非也地名人名不得假以示闕疑之義且同時之人非隱桓遠日比也此蓋聖門相傳二尺四寸之策本少一字莫敢增益與蔡侯東正同前已論之矣杜

預曰鄆貳於齊○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仲孫忌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率師侵衛傳亦云譏二名以此言之則此經無何明矣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段玉裁曰定六年夏曰仲孫何忌冬則曰仲孫忌哀七年曰魏曼多十三年則曰魏多故公羊釋之今本左穀經定六年冬仲孫忌皆不誤哀十三年皆有曼字蓋誤衍也文烝案唐石經穀梁此處又衍何字猶音義載桓十四年夏五有衍月字者皆寫者之不愼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補曰鹹衛地陳傳良曰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判也文烝案外盟不日此

又不月者自此而沙曲濮凡三盟皆諸侯叛晉之事故皆略之甚從邢鹿上夷陵衛人及狄盟之例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以重辭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君臣異也衛人

重北宮結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

齊侯衛侯盟于沙沙地補曰當云衛地○撰異曰公羊作沙澤與成十二年同左氏彼經傳皆曰瑣澤此傳

瑣曰

大雩補曰下有九月大雩雖言雩不嫌已得雨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補曰明至此乃得雨也若此雩猶不得雨則兩大雩皆不書當如宣七年書秋大旱矣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補曰此本杜預

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

月致月惡之也補曰此發往月致時之通例因重明往時致月往月致月之例也知是特發往月致時例

者案左氏賈逵注曰還至不月為曹伯卒月賈明於穀梁必用穀梁家之義明此年兩侵兩致皆是往月致時之例而傳

穀梁補注二十三

左

特發之凡公如某公至在正月者例皆書月苟非危之則書月猶書時此正月一侵一侵自以月為義致自以時為義不足疑也莊二十三年通說往往時致月往月致月之例未著往月致時之文則此傳之為往月致時特發例尤足明也傳以此二侵在一時之間往致四文皆相承接有異凡常故特發以明例莊二十三年傳曰致月故也往月致月有懼焉爾危致即故惡之即有懼重說之以見一經全例又錯其文於上下者危往甚於危致惡之又甚於危往故次第言之二侵皆為危者以晉初失齊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補曰許翰曰宣以後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文烝案自

此後不言某鄙矣

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也補曰此晉士鞅救我之師公逆會之入竟也不言公會晉士鞅者公不謂大夫又不如嬰齊後有屈文也不從包來之例言公會晉人者兵會非好會也此與趙盾稱師同而不同杜謬曰若言晉士鞅則無以見其帥師高樹然曰使書晉救似齊師因救而解使書會晉士鞅似期

會而非因救我必如是而後見事實也宣元年趙盾救陳亦未逮救而書者不書則不知裴林之晉師為救陳而至以四國同會無適主也此言公會則知為救我雖不言救而救已明也彼書四國會于裴林雖言救而未逮救亦明也

公至自瓦補曰凡會大夫皆不致此致者兵會非好會重其事是其事危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補曰兩事蓋並受命直為繼事辭不從公子遂盟暴之例一與季孫宿入鄭同文明外與內異例也沈裴曰定哀之閒晉不足以主盟征伐四起交亂天下國君弱於大夫齊晉夷於魯衛○撰異曰公羊作趙鞅

葬曹靖公

○撰異曰靖公羊作靖亦或作靖案說文靖亭安也靖立靖也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貴復正也

曲濮

何休曰不書禘者後順祀也順祀也葉夢得曰古者謂從為順橫為逆
辭不言禘公者後順祀也順祀也葉夢得曰古者謂從為順橫為逆
專屬閔僖未是先公者統辭也服虔曰自蹟僖公以來昭穆
諸公昭穆皆亂也趙汸曰前言蹟則後為降穆既蹟僖公以來昭穆
逆互文見義文烝案左傳曰前冬十月順祀此於傳文不合又無其理
也順祀者禘於大廟正閔僖之昭穆此於傳文不合又無其理
數故閔從穆班則僖在昭而文在穆矣大廟之外又禘於宣
成襄昭四親廟各更其昭穆而文在穆矣大廟之外又禘於宣
當皆各禘焉傳獨舉僖公又似與順祀異日皆所未喻杜以
辛卯為十月二日若順祀在前不應魯祭乃用剛日又此事
在曲濮盟後或左傳月日都未可據也○凡祭宗廟筮日為
重而春秋或月或時焉則謂春秋不以時月日為例者矣
又安矣從祀下連盜文明陽虎為之此陳師道王沿杜謬等
說

盜竊寶王大弓

補曰季氏之宰陽虎竊於季氏家見下傳

寶玉者封圭也

始封之圭

宣王命申伯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
有六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六者皆為瑞皆當謂之寶玉此寶玉為魯封圭其
是信圭與否無以言之或成王喪大魯國特用桓圭或魯得
用天子禮亦為鎮圭也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
諸侯之圭故以為寶圭也鄭君詩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
尺二寸謂之介即詩介字乃是王圭之鎮圭韓奕之介圭為韓
之所貢故改圭義如鄭言則惟鎮圭稱寶玉矣凡瑞玉鎮圭
長尺二寸桓圭九寸信圭躬圭皆七寸穀璧蒲璧皆五寸鄭
君周禮注曰瑞符信也何休說公羊曰謂之寶者世世保用
之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是武王征伐之弓補曰明堂位曰
辭大者力千斤杜預曰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之戎器也何休曰
言大者此本劉歆以來左氏說據衛祝佗言魯分器也周公
受賜藏之魯德也補曰鄭君說周公居攝五年營雒作召誥
大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復八錫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
周公其時以王命賜寶玉大弓
之亾盜而發亾例經亦無應之或說非其所以與人謂之亾

皇清經解

寶玉者封圭也

始封之圭

補曰詩言

梁伯可以應其義文丞案如疏前解
當以有或二言贈賻二事為比也
盜補曰案何休曰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
盜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疑此謂之
盜當為謂之竊涉後哀四年傳而誤假馬事見韓詩外傳新
序○家鉉翁曰此一事自常情而觀必以家臣執大夫賤人
謀國為事之最重而當書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撰異曰蠆公羊作蠆

得寶玉大弓杜預曰弓玉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
獲器用曰得劉敞曰向曰竊者失其不地何也補曰疏曰據
之也失得相對言得所以見失也其不地何也獲宋華元等
皆蒙上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曰羞也國之大寶在家則羞
戰地甚而不目其地補曰注非也家者季氏之家季氏專魯取寶
玉大弓藏於家陽虎從而竊之經以國寶在季氏家為羞故
不目言所從竊之地也上問不地本謂文無可蒙此三句乃
論上竊不地之意非論得之之地下文云堤下者又別自起

義也何休說公羊謂季氏逐昭公後取寶玉藏
於其家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其事與左傳不同惡得之惡於
補曰小爾雅曰惡乎於何也公羊檀弓注並同宋翔鳳得之
曰於何合言為惡或言惡或言惡乎言有長短緩急得之
堤下補曰玉篇引劉兆注曰堤緣邊也文丞案堤本作隄說
李巡曰隄防也障也然則堤者積土高為之以障外水或曰
其名亦通於橋梁也言得之堤下則非陽虎所歸矣
陽虎以解眾也補曰疏曰或曰之義以為得非魯力也陽虎
書而記之文丞案如疏說解當為解說之義或是解散眾人
之追又或承堤下說讀為解墮之解謂虎置之堤下以怠追
者也依左傳虎歸弓王後魯乃討虎孫
復曰不曰盜歸者盜微賤不可再見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補曰畏晉也

秦伯卒

補曰上無月則時卒也疑康公共公桓公
景公亦皆在時卒例與楚及莒吳皆不同

冬葬秦哀公

穀梁補注二十三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補曰此本杜預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補曰頰谷蓋齊地○撰異曰頰左氏作夾下同

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

雅曰二國會曰離各是其所是非其所必非未必非者不能非人之真非未必是者不能是人之真

是非非紛錯則未有是是非不同故曰離離則善惡無在善

惡無在則不足致之于宗廟補何為致也危之也

補曰例當曰史本書至君子以為不足致何為致也危之也

月為危例不致危之則以地致何也

補曰據猶為危之也補

者以致為危危之若其

不成會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

蓋使攝卿以行如論語賓退復命亦是攝上擯賈公彥謂與

此同知者慮義者行春秋之會此為最善案史記世家孔子

由中都宰為司空又為司寇而戰國策奉陽君云陽虎之難

孔子逃於衛明上年虎亂既平乃反魯而仕也左傳孟子檀

弓皆言孔兩君就壇兩相相揖

莊十三年何休注曰土基三

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齊人鼓譟而起欲

以執魯君

譟呼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

壇之階補曰歷階謂左右足相過不連步急於上也檀弓曰

杜費入寢歷階而升燕禮記作栗字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謂

惟上二等足各一發其下猶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

連步此會壇之階未知同異

為命司馬止之

禮之甚故謂之夷狄之民司馬主兵之官使禦止之補曰夷狄之民據左傳謂萊人也上文鼓譟者即萊

兵下為字語辭司馬掌軍大夫也周禮小司馬之下有軍司

馬與司馬行司馬晉之中軍司馬

曰元司馬上軍司馬曰與司馬

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

過也

補曰廣雅曰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

也齊人欲執魯君是夷狄之行補曰王念孫曰屬會也聚也

孟子曰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呂氏春秋曰於是屬諸大夫而

告之趙岐高誘注並曰屬會也屬而後語屬非語也文烝案

爾雅曰率自也白者從也又說文達先道也玉篇衛導也字

並通行古道謂動必以禮入夷狄

之俗謂以裔謀夏以夷亂華也

穀梁補注二十三

君之幕下

優俳施其名也幕帳欲嗤笑魯君補曰國語晉獻公之優曰施此同名也左傳號齊並有史嚚鄭衛

並有行人

子羽蓋古人子羽又衛有祝佗晏子春秋齊亦有之復有行人

優施亦與

史記楚優同者名字或相因矣陸賈新語載此事作

皆以布為

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幕幄中坐上承塵曰帟皆以

繒為之新

語又曰傲戲欲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補曰急就

候魯君之

隙以執定公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補曰急就

俳笑笑使

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謂曰後人或疑此事

者戲詐已

久時見萊兵既卻復使優施害公戲笑而舞意不在

舞與史記

項莊舞劍相似陸生所謂候隙也夫子先事誅之

隱折強鄰

好惡之謀明正匹夫樊惑之罪不如此則先王無

刑罰而聖

人將率其君為宋襄公矣張九成嘗謂孔子卻萊

一端故曰

焉用殺又曰刑罰中曰軍旅未學又曰我戰則克

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何休曰齊侯自賴谷

過於魯侯

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

嘗侵魯四

邑請皆還之補曰杜預曰三邑皆汶陽田文烝案

北徐彥以

賈服意分別出邑是也其曲解何注四邑非也徐

以為注出

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今檢新語亦云四邑

殆諸書誤

耳蓋者辜較之辭胡安國本劉敞說謂仲尼一言

威重於三

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

天下莫大

於理而強眾不與焉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

武備孔子

於頰谷之會見之矣補曰古者武備之設不以文

者之法而

孔子之有備亦於此會見之也案此會雖危因孔

子而無危

還從危文與唐穀瓦黃不別者下有歸田文則此

之危而獲

安昭然可見不嫌與唐穀瓦黃相同故可書至也

○此傳與

左氏有同有異而文事武備之說正所謂行古人

之道者其

陳義甚大其述事獨真也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

功夫子學

文武之道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楊子

法言所謂

魯作東周即

齊趙鞅帥

師圍衛

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之田○撰異曰說文邑部引春秋傳齊人

左氏公羊

皆無之

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邱叔孫氏邑補曰州

仇不敢子

叔孫武叔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二十三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撰異曰此郕公羊作費徐彥曰左氏穀梁此費字皆為

郕但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陸淳曰公羊誤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撰異曰公羊此世心徐彥疏曰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

宋公子地出奔陳

○撰異曰地公羊作池下同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地名補曰當云地闕○撰異曰公羊作會于鞏徐彥曰左

氏穀梁作安甫賈氏不云公羊曰鞏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陸淳纂例曰公羊作鞏父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

辰為佗所強故曰暨補曰傳例曰以外及內曰暨言

暨則以佗彊為主故仲佗上復加宋○撰異曰左氏直作暨仲佗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

補曰各本此經下衍及仲佗石彊公又衍宋公之弟辰五字今禾失其弟也

言辰未有失其為弟並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

公補曰未失其弟故為親之之辭并解上也

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尊及卑也

補曰上言暨明非辰志故此仍從以尊及卑之常例不嫌

也重發傳者上言暨故也

自陳陳有奉焉爾

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補曰本蕭國楚所滅

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

直叛也

補曰疏曰案辰以前年出奔離骨肉之義今歲入邑有叛國之罪失弟之道彰於經文而曰失何也公

不能制御疆臣以撫其弟而使二卿脅以外奔故著暨以表疆辭稱弟以見無罪在仲石亦可知矣今而入國兩子之

情非辰之意書及以辨尊卑言弟以顯無失然則自陳之力由二卿入蕭之叛專歸仲石故重發例以明無罪文烝案

疏說非也辰固未失弟道而入邑以叛安得無罪辰及佗彊地無優劣也傳以辰未失弟道嫌言自言入言以言叛與他

處有異故皆重發例以同之劉敞引表記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此得其旨叛則位不復可

知故不言復入也不以下各本脫者字今依呂本中集解本張治集註補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補曰此本杜預注亦即何休注說也春秋

謹嚴此類最著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傳例曰盟不日者渝盟惡之也取夫詳略之義則平不月者亦有惡矣蓋不能相結以

信補曰注首句本杜預其說不月義非也平者以道成也且下有茲盟豈不能結信乎此與上年及齊平相承相對彼平而公會既從正例月此平而大夫蒞盟而月足明不月為變例若之矣昭七年暨齊平亦大夫蒞盟而月足明不月為變例若左氏載續經哀十五年及齊平文承冬下則史以齊魯事屢見故略之耳鹽鐵論曰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緩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案桓寬言前仕三月後仕三月猶公羊於歸田墮費兩傳兩言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也齊既服義魯復無患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此時之言也國家閒暇則專意內治故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自說司寇之官亦足知春秋之志也○凡不和而訟無施而可故事大比小親仁善鄰亦無訟之道也凡不和而訟無施而可故亂之所起外內無訟則太平功成矣此所謂定哀之閒著治

大平者也春秋以平二國書而內治可推焉論語以治一官言而王道可見焉

叔還如鄭蒞盟

補曰叔還叔弓曾孫成子也前定之盟不日此與會頗谷文相當會不月故盟亦不月又或與

月平同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補曰時卒者惡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補曰墮壤也啖助曰毀全除之也墮但損之令不周爾蕭楚曰壤而撤之曰毀夷其

險阻墮猶取也

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猶取也固是以叔孫墮

險阻墮猶取也其城則郕永屬已若更取邑於他然補曰疏曰傳言今但毀其城則郕永屬已若更取邑於他然補曰疏曰傳言墮猶取也即其訓矣而注曰非者何休難云實取當言取不言墮墮實壞耳無取於訓詁鄭君如此釋之文烝案范依釋廢疾為注非傳意也傳專釋墮郕乃承上十年兩圍郕言之十年圍其邑而此年墮其城明至此始取之也左傳稱侯犯以郕叛一再圍之而駟赤設謀納魯圍師侯犯奔齊齊人致郕其事並在十年秋依此傳則彼時魯雖克郕齊雖致郕而郕猶兩屬不專屬魯今此墮壤其城魯乃取之故曰墮猶取

穀梁補注二十三

穀梁補注二十三

三

也言猶者以事釋義比之他言猶者則小異也墮之本訓為壞世所共知故不煩釋至下墮費圍成又因墮邱及之其理易見故不復發傳也魯所以墮邱費者自為城固數叛而起注首四句可用亦可依左氏公羊以為夫子子路之謀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補曰王葆曰墮邱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強於邱也文烝案季氏

有費猶衛孫氏之戚晉趙氏之晉陽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補曰黃齊地○撰異曰齊公羊作晉張洽曰誤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補曰離會致者齊景無信猶危之

十有二月公圍成

補曰月者危錄之異於昭

非國不言圍圍成大公也

以公而伐小邑則為恥深矣故大昭

補曰傳義已於昭篇論之注非也公實圍成非伐成成而言

圍即為大非強使成同於國也重發傳者月與不月致與不致嫌有異也左傳稱孟孫不肯墮成公圍成弗克何休曰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傳不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皋集傳釋義本補正

公至自圍成何以致

補曰據竟內兵不致也危之也

補曰時特告昭公圍成猶不致也

經因其危而危之諸

何危爾邊平齊也

邊謂相接補曰爾雅

公唯定之行皆致

同訓說文曰坐遠邊也

國語曰思邊垂之小怨玉藻邊邑鄭

君曰謂九州之外是邊之言遠也遠乎此則近平彼故轉其義而為近史記高祖本紀齊邊楚文穎曰邊近也是即范注相接之訓猶言瀕河傍海也成在魯北竟為魯之遠垂而接

近乎齊與竟外兵不異故危之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

補曰垂葭衛地亦畏晉○撰異曰齊侯下當有衛侯此脫也左氏公

羊皆有衛侯葭公羊作瑕

夏築蛇淵圍

蛇淵地名

大蒐于比蒲

補曰李光地以為是年春郊後夫子去魯築圍大蒐皆夫子去後事胡宏已有此義李廉季本皆以

為然又論於後○撰異曰蒐公羊或作虜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補曰重發

外入嫌異也或又以其非自外入故不釋入疏曰趙鞅自入已邑以其無君命同于內弗受之文耳文烝案孫林父亦同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補曰朝歌晉人謂之舊衛胡安國以為晉至是諸侯叛於

外大夫叛於內又以左傳事論之曰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楮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樂晉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撰異曰公羊作及士吉射

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據叛惡貴其以地反

也補曰以地反則非叛矣叛則惡之故上言入非叛則貴之故此言歸若言入于晉是仍叛也呂本中曰不言入不以叛入此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補曰疑若非大利也許悔

過也補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於是許之故許悔過則何以貴之矣不言復歸者非自外歸位未絕

言叛也補曰能悔過者似以地正國也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公

羊傳曰逐君側之惡人補曰鞅為荀寅士吉射所伐奔保晉陽其意欲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正國者謂逐寅吉射公羊言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據是善事其入無君命也凱

而說之如此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善事其入無君命也凱

專入晉陽以興甲兵故不得不言叛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不言歸春秋善惡必著之義補曰公羊亦云無君命

也聖人之論人亦多術矣其粗者趙鞅之惡亦善其可善其精者則士句為非而管仲猶有憾所謂無可無不可者歟可而有不可焉故無可不可而有可焉故無不適

薛弑其君比補曰疏曰傳於剽弑發不正書日之問則庶子為君而彼弑者當書月矣於例時卒惡之則薛比亦

也惡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補曰段玉裁曰春秋宋公戌向戌皆十二辰之戌也衛公叔戌則戌

守字傷遇切世本作朱朱與戌音相近

是書經解讀編

穀梁補注二十三

晉趙陽出奔宋

○撰異曰晉左氏作衛徐彥公羊疏曰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陸渚纂例唯云公羊作晉汲古閣公羊誤作晉趙鞅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補曰葉夢

得曰不別以歸何國者楚強且主兵可知○撰異曰二月公羊唐石經初刻及板本作三月陳公孫公羊作陳公子牂作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

檣李吳地補曰當云越地賈逵杜預同杜曰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于檣兒韋昭曰今嘉興縣南醉李城國語曰句者為下卒出○撰異曰檣公羊作醉又作雋國語注或作鄣

吳子光卒

補曰吳闔廬也案左傳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檣李七里杜預曰釋經所以不書滅趙訪曰吳楚之君雖卒於外不地略夷狄案哀六年左傳楚昭王救陳卒于城父亦不地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地補曰當云衛地○撰異曰牽公羊作堅又作擊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補曰洮曹地

天王使石尙來歸賑

賑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補曰注後三句本杜預依周禮也謝湜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宜與諸侯共之故不曰賜而謂之歸黃道周曰歸賑而不舉月日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紀賑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補曰說賜者則不親為之紀時焉

生曰賑熟曰膳

補曰公羊與此同左氏房俎也俎實即祭肉

其辭石尙士也

補曰公羊與此同左氏盛以蜃器祭宗廟之內曰其辭石尙士也

士八何以知其士也

補曰問經文天子之大夫不名

天子之大夫不名

補曰夫通上中下大夫言之案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八天子之國曰某士

左傳晉韓宣子聘周曰晉士起是也故春秋天子之國曰某士列國之大石尙欲書春秋記也此即左傳晉韓起所見之魯夫皆名

春秋公羊所謂不修春秋石尚所以欲書者蓋以其承周公
典策之制備有王禮所謂天下資禮樂而周禮盡在魯者也
嘗竊論之此傳言石尚欲書春秋左傳言韓起見魯春秋坊
引孟子皆言春秋亦似謂魯史記也而漢世諸公羊家及諸識緯
及何休說並以爲夫子廣采諸國史記特造此經非因魯史
刊而修之託爲新王受命於魯司馬遷作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
言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蓋皆秦漢閒齊趙
俗師之夸辭而胡毋子都董仲舒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
輩沿用之斯王充所謂語增者歟

魯也請行脈補曰請王貴復正也會葬同與聘異疏曰自此
以前無失正之文而曰貴復正者天王不行禮於魯卽是失
正今由石尚而歸脈美之故曰貴復正也王樵曰書天王止
此所謂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稱弟猶未失爲弟之行補曰前有以文亦不嫌與自夢同言自不言以非邾庶

其等

大蒐于比蒲

補曰疏曰此年無冬蒐文承秋下秋蒐則常事也

書蒐紅意同文烝案此年無冬此蒐或在冬亦未可知左傳載蒯聵彊事在秋辰奔以下俱無傳何休以爲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故其注此云譏亟也

邾子來會公

會公于比蒲補曰此本杜預也在魯地與蕭叔朝穀異故言來實非公會故言會公從沓柴之例不

地者文承蒐下可知

城莒父及霄

無冬宵所未詳補曰杜預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論語子夏爲莒父宰閭若璩以爲莒父

魯之西鄙子夏衛人去其家近蓋或然矣定之世不得援夏五傳疑之例去冬者時孔子去魯已將二年兆足以行而不行傷定公季孫之不能終也廣韻引尸子漢書律厯志並云冬終也說文冬从夂聲舟古文終也隱十年無正而元年有正正隱之始也定十三年有冬而末年無冬惡定之不定終也王申失其所繫其取義亦猶是也不於明年去冬者定

皇極經世一編

穀梁補注二十三

三

薨在夏故也何休以為是歲齊饋女樂以間孔子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又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孔廣森曰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當郊明女樂事實是在冬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不至孔子即行事皆相接而明年郊在五月知女樂事不在是冬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當定之十三年又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江永據此諸文以為女樂事在二十三年冬春之閒去魯在十三年春郊時最得其實也女樂事史本無之何氏說皆不可用而此年無冬就孔子去魯事生義則其來古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補曰月者為下牲變起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以至死補曰公為漫即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曼者延也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曼延不能知其初食處也趙匡曰常怪鼯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明年而牛災有小鼠能噬牛纔傷皮膚無有不死者不敬

莫大焉

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補曰注不達傳意下年食角傳曰志不敬也成七年食角傳曰過有司亦志不敬也不敬謂備災之道不盡此以其偏食故曰不敬莫大牛災也廟壞也烝也嘗也諸言不敬皆同義並指實事不涉空言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譏不時也補曰正月改卜牛不可知其某日若使正月上辛本不當郊而上辛前或其後至下辛前忽有改卜牛事或正月上辛本當郊而上辛前有改卜牛事於是而卜郊則除前年十二月下辛之卜不計正月下辛為初卜二月下辛二卜三月下辛三卜四月下辛四卜而後從也若改卜牛在正月下辛後則無正月一卜凡三卜而後從也傳言夏始猶可承春此五月不可明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也

高寢宮名補曰此本杜預也疏曰重發傳者高者大名嫌是路寢之流故明之文烝案劉向說苑以為諸侯正寢有三大名高寢曰左路寢曰右路寢高寢在中但高寢專為始封君之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之繼體君惟居二路寢耳路寢有二者子不居父寢故也此論寢制頗有理張尚瑗取之或穀梁家穀梁補注二十三

相傳說歟

鄭罕達帥師伐宋○撰異曰罕公羊作軒後同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渠蔭地也補曰當云地闕左傳曰謀救宋也杜預曰不果救故書次○撰異曰渠蔭

公羊作籓籓板本或作籓籓徐彥曰左氏作籓挈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陸渚纂例曰渠左氏作籓案今左氏經與穀梁同左傳作籓挈

邾子來奔喪補曰杜預曰諸侯奔喪非禮公羊曰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何休以為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何氏非也諸侯相弔當使士或下大夫從左氏說為允此蓋在時例不蒙月喪急故以奔言之

補曰疏曰奔喪之制曰行百里故傳言急所以申匍匐之情也文丞案經諸言奔者皆是逃避而去奔訓走是急辭喪事以急遽為主故謂之奔檀弓曰喪事欲其縱爾縱爾者趨而急遽貌奔喪禮曰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夫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而奔五服之喪者皆行百里是喪事貴急之一端以其事急故禮謂之奔而策書因之君子取之此與解乞師義正同也傳曰古之人重死故譏弔含襚贈不及事又書奔喪皆明喪事尚急

其意一也

秋七月壬申弋氏卒○撰異曰弋左氏公羊作姒下同徐彥曰穀梁作弋氏字案襄公母左穀作姒公作

弋哀公母左公姒辭也 不言夫人薨補曰既得書明哀公之作姒穀作弋

母也 補曰哀母定公妾也成風以來妾子為君母皆為夫人未稱公故不言薨又

不言夫人公羊是矣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薄氏云屬國非私屬五國為屬屬有長曹滕二邾世屬服事我故謂之屬文丞案此月者蓋亦為下葬日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宣八年注詳矣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頃熊夫人今此人君嫌禮異故明之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稷吳也下吳謂晡時補曰何休曰吳日西也下吳蓋晡時文丞案稷即吳字於六書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二十三

為假借易象傳孟喜本日中則稷諸家皆作吳書中候握河紀漢碑太元有日稷大稷語晡時者時加申也史記天官書曰日跌至晡晡至下晡晡即晡字漢書天文志皆作晡五行志有晡時日下晡時素問亦有下晡然則下吳者下晡申時未也又疑日跌謂之日中吳晡時謂之乃急辭也補曰錢儀正傳說乃瓜之辭不足乎日之辭也補曰時加於申是不足乎乃者急瓜之辭不足乎日之辭也補曰時加於申是不足乎而也疏曰范例云克例有六克段弗克納不克葬者二而克葬乃克葬也

辛巳葬定弋補曰君母錄葬明是小君猶未踰年故亦為妾辭也此皆史文之舊也陳壽祺曰不夫人不小君者哀未君不及尊其母也且定之適夫人不見於經容其時尚存故尊不加於妾母也孔廣森曰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虞卒哭既畢然後啟禮也文烝案上書八月庚辰朔而九月有辛巳蓋與襄二十八年乙未同例不如葬齊景公著其不正者蓋喪服以年計者不數閏以月計者兼數閏故依常例立文歟數閏不數閏之說見鄭志荅趙商

冬城漆補曰杜預曰

眉注增列

第十二葉十一行

王念孫曰醴與醴同說

十八十九行

白虎

無宋

第二十葉六行

論語東周謂東方之周鄭注以為據時成周非其義而俗儒增飾為王魯之說

又失

第廿五葉十六行

親周即新周董仲舒書亦作親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十四

南菁書院

穀梁補注二十四

嘉善鍾文炘朝美著

春秋哀公經傳第十一補注第二十四

哀公定公子史記名蔣世本名蔣母定弋以敬

王二十六年即位閭若據曰哀公見存焉得有諡必後人以例改繫也及豕紀年稱魏哀王為今王史記紀武帝題今上本紀孔子當日必稱今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久不見者衰微也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定六年鄭滅

許今復見者自復也補曰疏曰隨自僖二十年以來更不見經衰微不能自通於盟會也文烝案杜預曰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杜說最可據范本何休非也

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撰異曰左氏公羊無角字案疏引范例云書郊有九其所數九事則遺去成

十年五卜不數又以定十五年及此年之食牛合為一事云
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二罪不異并為
一物又分出上年今年之辛亥郊辛巳郊各為一事兩年為
三事舛誤實甚後人據此疏遂疑此年穀梁之經亦無角字
矣孫志祖曰范
誤據左公羊也

夏四月辛巳郊

補曰高閼曰兩年連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

該

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
牲被災害補曰此經文也食牛角四月郊備郊之變也傳
郊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於變之中又有言
解本俞皋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於變之中又有言
焉於災變之中又有可善而言者補曰春秋書郊事皆郊之
傷及成七年之食角四月郊愈於五月九月饑鼠食郊牛角
又愈於四月免牲不郊此三句為一傳綱領饑鼠食郊牛角
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曰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展道雖
備災之道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天變補曰先出經上二句
也志不敬猶成七年傳云過有司謂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
成七年言展道盡又言備災之道不盡此但直言展道盡者
此處欲明變中有可言之意故省其文乃文章之體也注皆

失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

補曰次

二句也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四月並廢
郊不與此同此郊或三卜而從或二卜而從皆未可知

五月

郊不時也

補曰謂定

夏之始可以承春

補曰雖不以秋之末

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方
秋之末猶為可也補曰五月以後俱不

可而成十七年之九月

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

為甚傳矣字或作也

郊三卜禮也

如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下辛
加用文申上意也

禮也

則免之

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

之言緩辭補曰此明傷不自牛作則宜為急辭矣全曰牲傷
此年及成七年言郊牛角皆不加言之是急辭也
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傷之曰牛未
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補曰牛既定即稱牲注有變而
依左傳卜日始稱牲非也此通解言牲言牛十三文有變而
不郊故卜免牛也補曰免牛者成七年是已牛矣其尚卜免
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怪復卜免之補曰禮與其凶也寧有
於禮有卜之與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
無卜寧當有卜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
之滌宮名之為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施也補曰呂氏春秋注
荀子注並云置猶委也左傳注云委屬也俞樾取其訓以為
范解增字太多上帝天也王曰天王以天稱君也天曰卜之
上帝以君稱天也此言牛與牲名異而實同故皆須卜之
不吉則如之何不免明之經無不免牛事故特安置之繫而
待六月上甲始戊牲然後左右之戊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
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祭祀
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補曰此承不免牛

言之亦兼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
說不免牲補曰疏曰子者弟子問穀梁子之辭文烝案言子言
之何也我設言弟子問夫子也論語弟子稱夫子皆曰子我
者弟子述夫我以六月上甲始戊牲十月上甲始繫牲疏曰
子自我之意我以六月上甲始戊牲十月上甲始繫牲疏曰
我以六月者穀梁子答辭文烝案我者我魯亦夫子自我也
具牲者先取牛於牧擇其毛而卜之吉則養之十月而繫諸
滌宮芻之三月至正月而郊是為在滌三月春秋緯謂滌為
三牢年各生一月也其牲帝牲稷牲各一帝牲有變則易稷
牲為帝牲說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
見宣三年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
郊事故不言其變補曰十二月不道牲變者經既無其事傳
亦大概言之若十二月下辛已卜郊而下辛後正月前有牲
變又不得以二月三月郊又不以三月待正月然後言牲之
免牲則亦當道之從正月牲變例矣待正月然後言牲之
變此乃所以該郊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二
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補曰牲變在正
月雖在下辛前已無十二月一卜假令卜不遽從至於三卜
卜尚合禮郊則踰春我當以其不時記郊然後言其牲變言
牲變為言郊而起是所以該郊也以此觀之襄七年必有牲
是清經解賈編穀梁補注二十四

變以其不郊故不言明矣定十五年與此同例宣三年成七年則在再有牲變之例與此異矣注言二月三月可知者謂若二月三月有牲變踰春而郊記其郊必言其變以經既無其事故傳亦不言也傳論正月牲變但據初時帝牲若十二月下辛卜郊之前帝牲已有變改卜稷牲為帝牲而正月上辛之前後又有牲變則不得又有牛不須又卜郊經當書之從再有牲變之例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此亦可推而知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補曰此上說春秋所記郊之變其義已盡此復論郊道之正也享謂飲食飲食者禮之所始人之所以相接聖人推生以事死又推祖以至天一以人道接之從而為之差等故曰郊享道也時春時也禮者前篇云薦其敬薦其美是也注言郊日已逼謂猶及二月三月郊者牲變在二月下辛前皆得有其事矣庀繫釋養字非上文之庀繫也劉向說上宜與禮樂曰為其俎豆管弦之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子不志三月大不備惑莫甚焉其言本此傳可以推明傳旨

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補曰此下復論春月之郊或從或不從或郊或不郊也問春月郊否何以悉不志志各本誤作忘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張洽集註

俞皋集傳釋

義本改正 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有變乃志常事不書補曰覆說

前又明春郊得時故不志或三月免牲而不郊因亦不志若正月二月有牲變而二月三月得郊亦不志又不言牲變同於常年其以三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月免牲亦如之

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

如不從則不郊矣

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補曰言下旬卜者亦

大概言之若使中旬末為辛而下旬無辛則以中旬末卜矣卜必皆前期十日者周禮大宰職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鄭君曰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齋三日是其義也其卜辭當依曲禮旬之外曰遠某日以今月下辛卜來月上辛實為旬有一日是旬之外日也卜至三而止者公羊曰求吉之道三曲禮亦曰卜筮不過三王肅謂禮以三為成也必以春三月卜者子月有報本之義寅月有所穀之義丑月在其閒郊非春不可故因以為三卜之節何偃不達禮意乃以三春皆郊之說證成晉詔膚淺之譏其誣傳甚焉何休說公羊以為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范略本之三卜不從則不郊謂三月免牲也傳以祭期卜法上皆未言故具述之申足上意○嘗論春秋書郊九事而已錯綜而不

可素簡質而多所包所謂化工之文也其中脈絡盡在於傳
要須悉心推之耳若左氏公羊及其注疏或有可相補備者
文烝既盡取之矣今更記其異說於此左氏杜孔之意禮不
卜常祀而卜其牲與日牛卜日牲謂卜牛既吉未稱牲小
得吉日乃稱爲牲但當卜牲與日不當卜可祀與否魯諸卜
郊書於經者皆卜可祀與否故皆爲非禮四月四月四月三
每旬一卜四月上旬更一卜四月五卜者三月四月又
二卜四月三卜者三月二卜四月又一卜郊日用辛不必上
辛其月以三月爲正若四月猶在啟蟄中氣內未過春分則
亦可郊襄之三卜春分既耕而後卜郊故孟獻子譏之正月
牛再有變猶當更卜牛郊不可廢不郊爲非禮公羊之意書
卜皆是卜日天子之郊不卜魯郊非禮故卜卜吉則郊不吉
則止求吉之道三三卜爲禮四卜爲非禮定之五月郊爲三
卜之運運轉也郊之正禮用正月上辛徐彥以爲襄之三卜
在四月亦是春秋之義當用周正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
疑故求吉必三卜定五月郊者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
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文烝以爲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廣
采異聞可資博物至於園丘一祭用冬至不用辛日周官以
外不見他書而考大司樂章與漢孝文時實公所獻書同賁
公本魏文侯樂人其來已古自史記封禪書約引其文以爲
南郊而鄭君則分郊丘爲二彌縫羣經世所依用此不復論焉

焉

秋齊侯衛侯伐晉

補曰許翰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眾伐

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補曰趙鵬飛曰定公之世撫邾爲厚邾

閒虐之無所不至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鄒東

田補曰月者爲下盟日各本此經下衍及沂西田四字傳鄒

東未盡也

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

鄒沂皆水名邵曰以其言東西則知其

西汶陽及龜陰亦同也此與襄十九年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繹邾地補曰據

是書經解

穀梁補注二十四

五

則小邾地也後三年州仇何忌圍邾六年何忌伐邾七年公入邾渝盟肆虐莫此為甚不去盟日者事近且著無待去日而見故還依常例不與昧拔同也上取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二邑亦從時例與文七年異文即此意也各盟其得也孫季孫何獨不得田故不與盟胡安國曰莫强乎季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胡本王沿說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為貴非世子也補曰鄭說固非江亦失之鄭昭公前稱鄭忽後稱鄭世子忽相對為義與蒯聵不同蒯聵稱世子自是策書常納者內弗受也補曰重發傳者納父於子帥師而後納文之邑嫌無弗受之義也

者有伐也

補曰納稱帥師明有伐事君將言伐大何用弗受夫則以帥師當伐文經辭簡省從可知

也以輒不受也

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補曰此連下作注皆非也齊陽生與子糾同皆正皆非世子陽生取國于茶故以國氏其與茶又非父子也靈公自命輒蒯聵自可稱世子何相妨乎傳謂輒有不父父之義故內非受之例同於常文注誤會傳意謂輒有不父父之事而經因明其可以拒父不思甚矣晉伐衛喪蒯聵以詐謀入戚不聞輒用師相禦觀左傳所載固不得云拒父也公羊下年傳始有距字其事即指圍戚亦不指此年也拒父之非人皆知之乃因公羊曼姑可拒之謬說而云拒之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者非邪依違其辭又可哂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補曰此申上也兩受字與上下文受字異左傳夫人因公子鄆言立輒蓋稱靈公之命以令於國是受命王父也公羊曼姑受靈公命之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說臆測不可用

尊王父也

補曰又申上也若辭王父之命避不為君志在申父則以親親客尊尊非重本尊統之義故春秋弗

受者明有尊也傳以子不受父其事異常故反覆申言之公
羊下年傳曰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以拒父而可以立但非義
王父命辭父命何休以為輒不可以拒父而可以立但非義
之高者其說當矣○孟子論瞽瞍殺人以章朱子據以斷蒯
瞞事竊謂義隨事變有異有同輒可以為舜而衛之諸臣不
得為皋陶輒而能逃義之盡也衛之諸臣而擅以甲兵伐蒯
瞞則大罪也是故衛之諸臣其義至立輒而止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

地補曰杜預曰在威城南案此文全似大棘戰李廉曰夷晉
於列國矣○撰異曰鐵公羊作栗亦作秩徐彥曰及鄭軒達
戰于鐵者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
諸家異于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

冬十月葬衛靈公有爭國事無危文者從鄭莊公例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補曰爾雅淮南有州黎丘即州來也鹽

糧孔安國曰吳伐陳陳亂故云孔子飢於黎丘案論語在陳絕
蔡都接故曰從我於陳蔡孟子亦曰厄於陳蔡之間後人遂
目蔡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事也補曰戚不繫衛

見其為衛事此經文首尾相明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

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絕江熙曰子圍父者為人倫之道

言衛戚今不言者辟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衛則為大夫

屬于衛補曰公羊以為曼姑之義可以為輒距蒯瞞此拒父

之說也謂可拒非也子不可圍父故不從宋彭城之例此論語不為衛君

人之例子不可有父故不從宋彭城之例此論語不為衛君

之意也兄弟交讓無怨則以為賢且仁子與父爭國則為之

深正其義明父雖不國而逃以從其父則亦已矣奈何以兵

圍之哉公羊亦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乃發其義於上文納

世子之經而與衛侯入于夷儀並以不言入于衛為說足知

其流傳之誤而左氏於此但曰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絕不

一言其義則論語為何說乎明左氏有考史之功無受經之

事矣○案左氏考史之功自僖文以後尤為該備詳密如此

文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自足見當時情事時晉之荀寅士
吉射與趙鞅為敵構兵不已齊衛及魯宋鄭鮮虞皆助士氏

荀氏而齊衛救之尤力左氏詳載其事始於定十四年會牽之謀終於哀五年荀士之奔齊本末具備此年圍戚亦其事也趙鞅居蒯賁於戚以爲晉援則戚已屬晉矣齊衛圍戚乃本謀固非衛圍父而齊助之左氏序事實有條理但蒯賁實戚則曰我以敵晉之援也爲我寇者也衛視之則父也齊圍正名定分論其義之大不論其細策書舊文本春秋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其事而論則是救晉之叛人以敵晉也齊主兵而衛從焉者也以其義而論則是以子圍父也衛主兵而齊從焉者也以其義而論則是起文仍舊史以齊首兵之義由此而生戚不繫衛之義由此而起乃爲衛事以齊文而義非舊史之義矣此所以其義則某竊取之者固不必奮筆改易而後謂之竊取也左傳此條何嘗不信而有微而要非經義所在故惠士奇力辯圍戚之爲救范氏以駁二千何休公羊注引論語文而鄭君論語注亦引此經論語不爲衛君之義正是此經之義學者明乎春秋事與義之分則可與言春秋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補曰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曰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

所災服虔曰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服說與漢書五行志同公羊謂毀而復立案毀而復立謂之不毀亦可也桓僖並災廟必言及則祖有尊卑言及僖不由我言之相接疑其別立廟矣則一也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補曰公羊亦曰何以則一也不言及敵也孔廣森曰自義率祖則大廟而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服虔說左氏曰俱在迭毀故不言及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稱帥師有難補曰此注贅啟陽魯邑本邾國也杜預曰魯黨范

氏故懼晉比年四城許翰曰鼠食地震廟災變異之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凶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撰異曰啟公羊作開案公羊經傳孝景時始著竹帛故辟諱改之傳所謂恆事不志公羊則曰常事又曰常之母是辟孝文諱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補曰曾子問載夫子之言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弔焉哀公爲主康子立

於門右北面云云案是時靈公已卒夫子又不得稱輒為某公又不得稱哀公康子諡春秋又不應不志衛侯來蓋禮家於春秋事傳聞不審者多又往往託諸夫子不可不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曰稱國以放放無罪也然則稱

人以放放有罪也補曰注是也人者眾辭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補曰秦卒至此始書曰者從少進之例非以正不正論也敗殺後秦為夷狄少進卒

之先於楚莒吳又少進日之同於楚異於莒吳以此見羸牟為兩雄也觀於春秋之末可得戰國大勢屢書於越知越將強也屢書鮮虞知中山將盛也書趙鞅歸晉則三家分晉之局也書陳乞弑君則田氏盜齊之形也書癸卯秦伯卒則秦楚從橫角勝之漸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撰異曰二月公羊作三月氏申志反公羊音試申與宣十七年文侯名同陸德明孔穎達皆疑高祖元孫不容同名段玉裁曰此當從史記作甲字

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其上下道道者若衛祝吁弑人倫之序補曰書其君者以上道道之文也或書衛祝吁宋督或書宋人齊人或書莒晉者皆以下道道之文也稱盜以弑君不得繫國不得君其君曰

道也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與刑人同文不以上下道道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春秋有三盜補曰並是士為賤微殺大是不以弑道道也

夫謂之盜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補曰當云如盜殺鄭公子斐之屬是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定八年陽貨取寶王夫是補曰左傳辟中國之三周公作誓命曰竊賄為盜盜器為姦

道以襲利謂之盜即殺蔡侯申者是微者也補曰疏曰辟微幸以求名利若齊豹殺公孟縶之類故抑而書盜也襲掩也謂求利之心不以禮義為意文烝案疏與注異說然齊豹亦是微殺大夫則疏非是而注得之但注謂非微者則亦誤也時蔡已遷于吳之州來據左傳是年蔡昭侯將朝于吳諸大夫恐其又遷公孫翩逐而射殺之史記蔡世家以為諸大夫令賊利殺之傳云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則此弑蓋吳意

也中國者對吳之稱事或然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補曰宋公稱人者小邾有罪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補曰此執據左傳是士蔑請於趙鞅而執之則晉人非是晉侯以蠻子非

中國不入諸執例故略稱人與君執有罪同辭也蠻子名者有歸于楚文若不名則與凡歸于京師文全同以蠻子非中
國無嫌於生名故名以別其文也公羊引子北宮子曰辟伯以迂曲漫衍之說則非也張自超曰晉執曹伯曰歸于宋人者曹伯晉之所欲得非宋之所欲得也執戎蠻子曰歸于楚者戎蠻子楚之所欲得非晉之所欲得也執戎蠻子曰歸于楚者曰歸為楚執也且界對人言歸對國言也○撰異曰蠻公羊氏作戎蠻子也

城西郭

郭郭也補曰杜預曰魯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

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亳國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

能警戒之象○撰異曰亳公羊作蒲徐彥曰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者蓋所見異文烝案薄即亳字與僖二十一年盟薄同也何氏所據本作蒲者蓋薄字右旁脫其下半遂亳社者誤為蒲而何注乃以為先世公國在魯竟其說殊妄亳社者

亳之社也亳亡國也

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故因謂之亳社亡國之社以為廟屏

戒也

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補曰廟在雉門內之東明亳社亦在東矣

周社則在西所謂左宗廟右社稷左傳說季氏執政曰聞于兩社謂周社亳社呂氏春秋狐援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必為之作屋不使上通

曰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公羊以為揜其上而柴其下汪克寬曰七年左傳云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則新脩亳社之屋可知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是書經解讀編

穀梁補注二十四

卅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不書殺弑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補曰據左傳則殺之可知盜賤不足言殺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補曰高士奇引汲冢紀年殷祖乙二年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至南庚三年遷于奄○撰異曰毗公羊作比又作庇或作庇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撰異曰杵公羊作處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也

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補曰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數閏故明言閏月不如書楚子昭卒依常例傳省一數字注所用文六年傳文也洪咨夔曰二年之喪二十五月再葬若於再葬之中以閏數則暑

不再矣是不能三年也列國喪娶喪會喪師不能通喪者皆是獨於此託閏月以著喪期之縮禮壞不可盡紀因事以正

之文烝案下有陽生茶事無危文者亦從鄭莊公例

六年春城邾瑕

補曰邾魯邑何休以為取邾婁之葭邑蓋失之○撰異曰公羊作邾婁葭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補曰言及者以尊及卑或是累也國高奔而茶弑於是陳氏有齊見國家不可

一日無世臣此許翰洪咨夔楊于庭說

叔還會吳于相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補曰楚昭王也不地說見定十四年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荼

不日荼不正也補曰此二事蓋蒙上月荼安孺子○撰異曰荼公羊作舍音舒案古讀舍

皇清經解續編

穀梁補注二十四

皆如此予聲余聲之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補字通陸渚曰誤也

陽生不入則乞不弑入而不以陽生君茶也補曰既用史其後乞弑焉宜以陽生主之

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補曰新入者正新立者羊亦曰廢正而立不正晏子春秋曰渚于人納女于景公生

孺子茶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茶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子立補曰新入者正新立者

少亂之本也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君其勿易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補曰自非公而立故可言君

有君臣入者內不受也補曰重發傳者以正尊不正嫌異茶之義

不正何用不受以其受命可以言不受也補曰義可以拒之補曰

二不受亦依陽生其以國氏何也補曰取國于茶也何休曰

唐石經改陽生其以國氏何也補曰取國于茶也何休曰

陽生以茶為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為國氏者取國于茶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鄭君

釋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茶謂書陳乞弑君爾茶與小白其事相似茶弑乃後立小白立乃後殺雖然俱篡

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茶也義適互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

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補曰何既失之鄭又非也此與上不以陽生君茶各自為義茶以不正新立故正者不宜

君之茶已受命國實其國故謂之取國于茶不君之可取其國不可此經義之精而傳發之也陽生事與小白不同小白

以不正殺正正者實未有國陽生以正弑不正不正者實已取國各順經意為說非自相反亦不得以為互相足穀梁之

文圓轉無窮鄭君猶惑焉何怪劉敞葉夢得之倫矣王皙曰鄭氏經傳洽熟獨出時輩然其於春秋之意多不知聖人微

旨又性好穀梁往往回護文烝以為穀梁何事回護鄭君於穀梁正患其不精耳

乃以回護為病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繒

補曰繒本繒國魯所取左傳曰盟于鄆衍不書會夷狄又離會○撰異曰繒左氏公羊作鄆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

補曰入不言伐並舉之惡內也公羊失之薛季宣曰伐邾本三家之謀而

公親之不得已也文烝案以邾子益來以者不以者也夫諸罪伯者雖執猶以歸于京師魯非霸土而擅相執獲故日入以表惡之補曰注末句當改云故曰以者不以者也傳發例於此者因益之名惡也傳曰何為絕之獲也此曰惡也互以內以見外

見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

徐乾曰臨者無有之也王者無外義謂若守于河陽是內辭有臨一國之言焉有之如王於天下也出居于鄭則為外辭有臨一國之言焉有之如王於天下

補曰謂若公居于鄆地屬公為竟內不言次鄆未潰不言所公見釋于薄不言歸明不當言公來也疏有臨一家之言焉但引卒于扈而曰以內外顯地說不了

大夫臨家猶諸侯臨國補曰謂若天子之三公其言來者有

外魯之辭焉

非已內有從外來者曰來今魯侯身自以歸而曰來是外之也補曰言來非臨一國之辭是外之也外之者所以惡之如不欲為外辭當如徐彥說云以邾子益至自某或云還○案春秋於魯君臣未有外之如此者時異事異而文異也趙鵬飛曰說者曰定哀多微辭吾讀春秋未見其微辭也於此尤足證說者之謬趙說愚深取焉杜預駁公羊曰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補曰公羊曰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

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何休曰不日者深諱之文烝案春秋之文多殷勤致意於魯哀篇尤甚焉以諱為說當得經旨鄭玉曰或謂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曹亡與虞同故不書滅言自滅也案曹之與虞事既不同書法亦異難以例觀或又以為曹亡於春秋之終夫子興滅繼絕之心不忍言滅義失之巧

皇清經解

穀梁補注二十四

些

吳伐我

補曰據左傳吳師直造城下雖造城下猶應先言某鄙再為加文從不以難適國之例今直言伐者內無政事

外召兵戎將不能守其國故直文同魯於諸侯也吳伐本為前年入邾前年有外魯之辭此亦相因見義傳發外辭義則此可知也董仲舒論哀篇事曰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繁露之言足明變文之義矣何休曰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文烝案何說失之言伐為平文非諱圍也不言鄙為直文為變文非起其圍也左傳亦不言圍但以內外之文相準伐衛侵宋之等則當彼言鄙之文入許圍邾之等則當此不言鄙之文耳左傳曰吳人盟而還等則當此不言鄙之文耳左傳曰夏齊人取謹及闡宣元年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取蓋亦賂也魯前年伐邾以邾子本公羊益為齊甥依左傳○撰異曰謹漢書地理志應劭注引作鄆闡公羊作憚下同玉篇阜部作暉字惡內也補曰疏林廣韻並同徐彥曰左氏穀梁作謹闡字惡內也補曰疏與齊人取濟西田齊侯取鄆不同者以哀公犯齊陵邾而反喪邑故言惡內取是易辭已有明文而惡內之理未顯故此特言之

歸邾子益于邾

畏齊故也補曰不言邾子益歸言歸之者以魯主其事內外異辭張大亨以為長強國而歸之故變文書益之名失國也於王法當絕故補曰重發傳者以內歸之為文嫌與衛侯鄭等異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闡

凱曰歸邾子故亦還其賂補曰杜預曰不言來命歸之無旨使也文烝案此亦無專使接公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地也補曰雍丘宋地左傳有明文十三年取師不月知此不蒙

上月何休曰疾略之○撰異曰陸淳纂例第十七篇用兵例引趙子曰不言帥師闡文也而第三十六篇脫繆略三十七篇三傳經文差繆略並無取易辭也補曰與諸以師而易取此條今三家皆有帥師取易辭也鄭病矣以師之重而宋以易得之辭言之則鄭師將劣矣補鄭病矣以師之重而宋以易得之辭言之則鄭師將劣矣補其不戒備也蕭楚謝高閏等說是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左傳例曰覆而敗之曰取其師趙匡用穀梁補注二十四

左氏之意又用啖助說取以得為義謂凡悉俘之曰取不但敗之劉徹則謂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戴溪又因謂取師獨哀篇兩見蓋春秋末年用師無復節制以至大敗見世變之愈下文烝案穀梁但言易辭此是春秋著例以易見病明非取義於詐之覆之詐之覆之經皆通言敗故乘上疑戰之等皆言敗晉敗秦于殽匹馬倚輪不反亦言敗也言敗者易與不易皆得包之故前此無取師文今以宋鄭互喪其義以病鄭病宋相對故唯哀篇兩見也戴氏節制之說失其本指而考之又詳左傳昭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過武城武城人取邾師此左氏言取師之明文若以鄭莊取載為取三師則固解經之誤耳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正月邾子益來奔

補曰書名者有罪亦所謂奔而又奔之也何休曰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文烝案何氏非也月者以邾最近魯故仍史文錄月也邾邾皆月皆別於他小國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補曰陽生雖正然篡也書曰蓋與小白同據左傳是弑也不書弑與楚子卷同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傳例曰惡事不致公會夷狄伐齊之喪而致之何也莊六年公至自伐衛傳曰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將宜從此之例補曰伐時齊侯未卒注當言會夷狄伐鄰近大國又當引僖二十六年傳危之之例無取於見惡事

之成月者為下葬

葬齊悼公

補曰不去葬蓋從鄭厲公例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補曰言自齊者左氏定十四年傳云自鄭奔齊也史例不志故經無文不言復

歸者蓋雖歸不復其前日在國之位

薛伯夷卒

○撰異曰夷公羊作寅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補曰凡書救皆善也伯舉戰稱吳子故不言救今還稱吳從其常文不嫌同中國也狄救齊後有進文此但以

書救為善者事各異也據左傳此救是延州來季子主之不交兵而退不書人不書大夫名例之常也延州來季子杜預謂是季札蓋年九十餘孫毓謂是札之子與孫也趙訪曰救晉救曹救陳春秋末世書救三事可觀世變其始伯主不能自立而諸侯救之其繼中國無伯主可觀世變其始伯主不能自相救其終中國不足以為中國而夷狄救諸夏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補曰據左傳伐我及清戰于郊

言其鄙明以魯之不國特為變文足知吳伐我不言鄙者非為圍矣是役也冉求帥左師樊須為右實入齊軍許翰論之曰以魯之微構怨大國郊之戰非其風俗禮義正勝則國幾亡此仲尼之化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撰異曰轅公羊作袁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

與華元同義艾陵齊地補曰常例戰不言伐為不

月甲戌公會吳及齊國書云云是雖從由內及之之常文終是以吳及齊於文不可也伐戰兩舉準諸例則為惡吳而并惡內此役固可惡也但雖伐戰兩舉若使由內及之猶當直言及齊國書戰無由辟以吳及齊之文故沒公而以齊及吳既從以華及夷以主及客之常例又無以外及內之嫌也戰所以可沒公者內兵屬於吳舉吳則公在可知上書公會不嫌戰無公何休杜預皆以為魯與伐而不與戰非也趙訪謂以齊主之從外辭葉西謂沒魯不書者弱於辭其說皆得之若然伯舉吳為蔡以而不言伐楚不以楚及吳者楚非齊比彼時又進吳稱子故不同耳不致者會夷狄以伐鄰國大惡也前年從僖二十六年之例再見自從常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補曰高閔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出奔五十有八蓋君之股肱治亂所寄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尊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逐也○於是孔子以魯召自衛反魯論語識曰

自衛反魯刪
詩書脩春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古者九夫爲井十六井爲一邑三邑爲一甸六甸爲一采六采爲一衛其田賦之法因

及家財各爲一賦言用者非所宜用補曰注丘賦六甸杜預
語也賈逵曰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疋牛三頭一
井之田而出十六井之賦也文烝案賦與稅異賦者賦其馬
牛賈杜所同也但杜意田爲一丘之田田者對乎丘之辭以
既計一丘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之田田者對乎丘之辭以
一馬三牛也賈意田爲一井之田田者對乎丘之辭以一井
之田而令出一丘一馬三牛之賦也左傳孔子云以丘亦足
矣似賈得之杜以昭四年傳鄭子產作丘賦亦是於一丘家
資之外別賦其田在鄭謂之丘賦在魯謂之田賦其事不異
故既改服虔丘賦復古之說又改賈逵田賦之說也凡此皆
左傳之學也國語載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
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
出稷禾秉芻芻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
森解魯語據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
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以爲卽此
田賦昔伯禽征淮夷徐戎芻麥餼糗遂峙之田賦之法也
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此說國語之可

通者也公羊何休注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
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洪咨夔亦曰禹
貢厥賦厥田不同周禮九賦斂財賄非出於田魯既諸賦
復使出於田是說可通者也古事無徵羣言穀亂今姑並記之
國語之外其說可通者也古事無徵羣言穀亂今姑並記之
用田賦大惡甚於丘甲三軍故略不錄月與稅畝同意左傳
曰春王正月用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古者五口
賦知舊史當有月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古者五口
百畝爲官田十畝是爲私得其什而官稅其一故曰什一
謂之徹殷謂之助夏謂之貢其實一也皆通法也今乃棄中
平之法而田財並賦言其賦民甚矣補曰宣十五年傳云古
者什一藉而不稅此言古者公田什一不可言不賦也言非正者
者彼論稅此論賦彼當言不稅此不可言不賦也言非正者
明用田賦爲什二也用者不宜用也此不可言不賦也言非正者
爲常令左氏七年十三年傳稱魯賦於吳八百乘此足明用
氏賦之故何休所謂哀公外慕疆吳空盡國儲○嘗謂魯於
是時匱乏極矣而傳釋經義以什一爲說左傳記孔子之言
云以丘亦足又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此三文者其意若一呂
本中以爲君子爲政民力屈財用竭則反其本譬諸療病者
先實元氣乃攻其病也左氏載續經十四年冬饑則論語所

記蓋在
其時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

補曰昭公夫人吳之女當時謂

之孟子也論語陳司敗曰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賈達曰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杜預曰謂之孟子若宋女孔廣森曰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詩曰齊子由歸可證也文其不
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
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補曰疏者十卒者二而書葬者十文烝案傳以諱取同姓解不言夫
人者謂言夫人則當言某氏不得諱言孟子故不言夫人某氏非謂有言夫人孟子之理也既不言夫人某氏故亦不得
言薨此與弋氏異何休曰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案國語又曰懼不殖也
務和同也和者以他平他也左傳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
綏放經而拜

公會吳于橐皋

橐皋某地補曰當云楚地左傳公使子貢辭盟不致與綰同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鄆某地補曰當云吳地左傳曰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

辭失盟不書三國盟者孔穎達曰魯自不書仲尼亦從而不書之耳文烝案不致者宋公不在從離會例與洮向同○撰異曰鄭公
羊作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

補曰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二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文烝案

宣十五年螽生傳稱非稅畝之災劉取彼意也比三螽猶不饑至十四年冬續經書饑公羊解此日記異也左傳載夫子言司麻過也蓋魯人所託○撰異曰公羊此亦一作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補曰岳鄭地

取易辭也以師

而易取宋病矣

補曰疏曰與上九年事正反嫌宋為人所報非宋之病故重發以同之家鉉翁以為先責

宋今責鄭責在取師則兵端有不論矣文烝案公羊曰其易奈何詐反也言詐未盡其義言反得之天道好還出爾反爾與隱二年入向入極同義也春秋後百有餘年而為戰國君子蓋豫見焉故宋鄭之特文與莒魯之變例相為終始其戒明其坊遠也天下大亂孔道不絕自獲麟之明年凡三百有一年而有文景之盛則兵禍盡而儒道興矣

夏許男成卒

補曰時卒亦惡之○撰異曰成左氏或作戊公羊作戊亦或作成案戊音恤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及者書尊及卑也黃池某地補曰當云鄭地此地近濟水疏曰凡言會者

皆外為主今言公會晉侯則晉侯為主矣會無二尊故言及以卑吳文烝案疏說未盡凡公會諸國晉侯下皆無及文豈會有二尊乎為吳以夷狄進稱子不可遂從列數之文與中國同例故加及文而注明其為書尊及卑也書尊及卑亦進於前之殊會矣黎錞曰經書及皆內及外黃池之會吳子進尊及卑中國及夷狄此亦中國及夷狄也

乎哉遂子矣

進遂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祝髮文身畫其身以為文也必自殘毀者以辟蛟龍之害補曰左傳曰吳髮短又曰大

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杜預以為仲雍效吳俗權時制宜以辟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以象龍子故人文身斷髮以辟蛟龍之害補曰魯秉周禮晉為伯吳欲冠不見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必因之者疏曰恐臣子不肯變從以魯禮天下共依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端元端補曰疏晉權諸侯所服故也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端元端補曰疏弁服今請加冠於首身服元端則衣冠上下共相掩襲文烝案冠者委貌冠俞樾讀端字絕句而襲下屬以為襲之言入

也如國語使晉襲於爾門

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藉謂貢獻小國襲焉大國襲焉之襲

貢獻之物著於吳進矣

補曰中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藉錄以為常職

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

累累猶數數也補曰謂久序積之吳能為之則不

臣乎吳進矣

言其臣也補曰又申美之白吳夷王尊稱也子狄之國至此皆中上進乎哉句

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

補曰子者四夷之本

爵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楚子其大者也徐子吳子越子之等其次也弦子夔子舒子宗子蠻子萊子潞子陸渾子白狄子戎子肥子鼓子越子無終子之等又其次也左傳有驪戎男國語亦謂之驪子越子范蠡曰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既言不成子則子為爵稱甚明史記孔子世家曰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為爵稱居卑稱是吳於此會吳子皆貶從其本爵也此傳云辭尊稱居卑稱是吳於此會自稱本爵也國語晉董褐對吳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韋昭以為周禮伯執躬圭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又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歷同不得為爵也國語董褐又言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

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晉侯亞之又似此會吳稱公不稱
子左傳此盟吳晉爭先卒先晉人外傳又與之異似皆未可
據耳自王尊稱至此吳王夫差曰好冠來補曰謂所新請孔
皆申上遂子矣句

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冠有差等唯欲
之好冠是未能言此冠名必請之是欲冠夫差慕中國故大
之也五句又以足上吳進之意戰國策謂夫差為黃池之遇
以會為遇不足據左傳曰秋七月辛丑盟陳傳良曰盟不書
者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雖兩伯之辭終不以吳晉同盟
也又左傳會有單子陳氏曰不書不忍書也公羊解稱子曰
吳主會解先晉曰不與夷狄主中國解言及曰會兩伯之辭
重吳也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何休曰時吳敗
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穀而趨
程端學曰晉主中國會盟百有餘年自伯舉之戰晉侯不見
者二十四年至此遂與吳會而魯從之中國之衰蠻夷之強
極矣程略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補曰薛季宣曰吳子忌不共戴天之讐爭中國諸侯
於外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胡安國曰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
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
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
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越又不監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矣補曰越人吳於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深切著明之義
越人吳於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深切著明之義
也黃仲炎引魏李克對文侯吳所以亡者數戰數勝於下文少
驕也文侯案伯舉黃池對文侯吳所以亡者數戰數勝於下文少
事備辭約指明百代史家以是為楷○又案春秋於楚先州
之後乃人之後乃有君有大夫有師猶以夷狄視之於吳皆
國之最後乃有爵之於越猶以夷狄視之於吳皆
以周禮雖有賢君大夫猶夷也觀於屈原之書不言孔子而
孟子稱陳良北學於中國荀子以干越夷貉並言蓋終周之
絕華風焉

秋公至自會

吳進稱子又會晉侯故致也補曰疏曰傳例會夷
狄不致致者一以吳進稱子二又為公會晉侯文
案注雖兼言之其意主於吳稱子也若吳無進
文雖晉侯在不致此致公明越人時吳子未歸矣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撰異曰公羊無曼字
段玉裁曰二經亦當然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書所孛之星而曰東方者且方見孛眾星皆沒故補曰此公羊杜

預意也公羊曰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休曰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董仲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王應麟曰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文烝案王氏不言其占而言其理最爲得之三字文各不同又左氏載續經明年冬有星孛不言所在杜預曰史失之也今人惑於荒外新法改九重之稱增四七之宿謂彗孛亦可以不精矣夫日食之道甚著聖人猶不悉術況其他乎則術亦不精矣夫日食之道甚著聖人猶不悉術況其他乎堯言澤水警余以災爲警卒致太平受嘉瑞斯聖人之志事也大戴禮謂志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攫爪鳥忌距蟻不螫嬰兒蚤蟲不食天駒雉出服河出圖盜殺陳夏區夫

傳例曰微殺大夫謂之盜○撰異曰夏公羊一本作廉王引之曰廉蓋庶字之誤古聲夏庶相

近檀弓注以夏屋爲門庶隸書廉作庶與庶相似故庶誤爲廉耳區公羊作區一作區

十有二月螽

補曰許幹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川賦書魯天災至此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

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洪咨夔曰星孛在眾星皆沒大明將升之且未有烈於此時者也螽於十三月之閒爲害者三未有數於此時者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杜預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旨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斯不王之明文矣夫關雎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關雎之應也然則斯麟之來歸於王德者矣春秋之文廣大悉備義始於隱公道終於獲麟補曰疏曰聖人受命則有鳳鳥河圖之瑞孔子言已無瑞應道終不王歸於王德者謂之孔子有王德也文烝案杜預見左傳序不王歸於王德以下皆無之范用已意而失於分別也麟者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故以王德言之麟實爲孔子至傳下詳其說爾雅曰麟麋身牛尾一角何休曰一角而戴肉京房易傳曰麋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李光地曰石鵠猶書月日此止書時蓋欲始於春終於春案王應麟嘗言易始乾初九終未濟上九終始皆陽此等姑存其說○撰異曰論衡引公羊引取羊說稱春秋曰西狩獲死麟案何注亦曰時得麟而死公引取

穀梁補注二十四

三

之也言引取之解經言獲也傳例曰諸獲者皆不與也今言疏曰必使魯引取之者天意若曰以夫子因魯史記而脩春秋故也文烝案注疏言魯引而取之言不與魯皆非也麟瑞為夫子脩春秋至非為魯取之如言引其君以當道引而進之是也此獲為引取之辭則非不與之辭其事既與他言獲者異明其義亦不同也引取之者謙不敢當麟為已出乃善則稱君之惜此正以與魯不得云不與也書稱鳳皇來儀豕豝紀年言有麟此經如下傳所云不可言麟來不可言有麟依左傳少皞摯立鳳鳥適至及論語鳳鳥不至之文或當直言麟至為欲引諸魯而取之故不言至而言獲獲者通生死之稱公羊家謂獲死麟相傳以為折其前左足而死也注言麟自為孔子來疏言以夫子脩春秋故此皆穀梁家舊說五經異義載石渠議奏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諸穀梁家皆以為麟應孔子至劉向說苑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決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左氏諸家亦同此說異義載左氏說以為麟生於火而游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以為者禮也脩火德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約以周

禮三年文成致麟脩母致子之應獨公羊諸家及諸識緯并何休說以為獲麟而作春秋春秋乃因麟作史記孔子世家杜預注並依用之而孔穎達引孔衍公羊傳本云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獸奈何春秋與何氏本絕異是亦與穀梁氏諸家同矣今以爲母子信禮之說瑣碎未足深據而麟鳳河圖之屬實爲古聖嘉瑞傳言引諸魯而取之則明麟不為魯來不為魯實爲古聖嘉瑞傳言引諸魯而取之則明麟左傳曰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曰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是皆謂因孔子言乃知其為麟故韓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是皆謂因孔子言乃之此不易之論也夫麟既為聖人出聖人者必知麟張洽深取之後遂以絕筆焉於是七十之徒因以爲春秋文成所致自相訾議而亦不必狩地不地不狩也春補曰注當云實狩當如胡安國之說也

書月以見非正又當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適猶言公也傳但略言之

之也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名之也補曰大所如而西河陽之例又足見大也公羊曰孰狩之薪采者也薪從濟西河陽之例又足見大也公羊曰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

之也左傳曰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左氏直記事亦言狩言獲順經言之耳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雍曰中國之鄉聖賢之宅軌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麟步郊不為暫有鸞鳳栖林非為權來雖時道喪猶苦不喪雖麟一降猶若有恆鸞鳳非魯之常禽蜚蜮非祥瑞之嘉蟲故經書其有以非常有此所以取貴于中國春秋之意義也補曰左氏賈穎注曰書稱鳳皇來儀今麟不言來非外麟也類本於賈賈兼通五家穀梁說故據以為注又引虞書文曰明春秋之辭不同他經也此中國不專指魯公羊謂鶴鴒非中國之禽麟非中國之獸孔廣森並以中國為國中彼是此非也夫不外者實外也不使不恆者實不恆也在中國之外而不恆故公羊謂之記異要是以極遠之物而為中國之瑞也夫麟靈也鳳皇龍圖龜書於物為靈於聖人為瑞是故麟鳳之德也靈也為聖人至則瑞矣圖書之靈也為聖人出則瑞矣麟也鳳生而在遠猶圖書成而未出不可以言瑞言瑞必自聖人而聖人必在中國中國者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以夏別裔以華殊夷自天下之生未之有改也是故春秋貴焉○王通中說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案此說與文成道之至也書成而麟至則明天道變中有常而天人之意合

也魯隱讓國而被弑無後桓弑之而位定文姜弑夫淫兄而令終且子孫世國季氏以盛紀侯得民而滅楚商臣弑父而強衛宣姜以淫長世宋其姬以貞燔死此皆衰周運數適丁極變而然夫子無位顏子短命亦由是也春秋撥亂世反諸王以仁施人以義治我以智辯理以禮正名皆所以立人道而卒之精和聖制遂致麟祥與包犧之河圖舜文之鳳鳥如出一軌隱然有垂法百世之象謂非天道可乎南宮适問羿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而夫子不答朱子以為即罕言命之意竊謂胡安國引孟子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天人感應大略固如此矣

眉注增列

第四葉二十行二吉或廿二行史記引周官冬至祀天於

丘為郊今第十八葉十一行依馮光陳晃說則第二十葉七

行干即廿一行閔即第廿二葉一行毛詩傳亦云麟信而第

廿三葉四行曹大家以百葉一體之義說左傳三樂李士謙引千變萬化之句證佛書五道蓋亦有理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四十四終

桐城劉峻校

